

淵鑑類函

卷一百三十一之卷一百三十一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

政術部九

禮賢

任賢

得賢

知人

不求備

賑卹

擅賑貸附

求糴

興利

方略

勸課

得民不捨遺

禮賢一

原 呂氏春秋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 孟子曰用上敬下謂之尊賢 說苑燕昭王問於郭隗曰齊人削取八城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昭王避席願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

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
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
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
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
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
之材至矣

禮

漢文帝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曰孝

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
庶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
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
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

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
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焉 經濟類
編賈誼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
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取師之禮出位而朝之
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
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
令召矣 劉向曰游江漢者託於船致遠道者托於乘
欲伯王者托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伯王之
船乘也 晉書曰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
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皇甫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

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
易之明義元纁之贄自古之舊也若湯與文王或身即
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
禮不備貞女恥之况命士乎 經濟類編曰唐代宗嘗
問關播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
之爲理代宗曰朕比以下詔求賢又遣使廣加搜訪須
能者用之若何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唯得文辭
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 唐書李
絳謂憲宗曰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
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 又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

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 事文類聚曰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坐稍久則吏從旁喝相公尊重客踧踏起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自是羣公稍效之

禮賢二

原左傳曰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

無不恤也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告魯曰管夷吾寡人

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嚮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鷓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蒙以犧豕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

增

經濟類編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三

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

又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

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

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居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
甯戚斮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
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史記曰子貢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又曰

戎王使由余於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
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人亦苦矣穆公于是與由余曲
席而坐傳噐而食 **原**韓詩外傳曰楚莊王使使賫金

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即
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則結駟列騎食方丈
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篋履無怵惕

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
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
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史
記曰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
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
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又平原君傳曰虞卿者遊說
之士也躡躠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
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 戰國策曰燕昭王
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往見郭隗曰敢問以國報讐者奈
何對曰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

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于燕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
郭隗曰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于隗
者乎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士爭湊燕 西京雜
記曰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
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
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
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
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
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增**漢書曰初楚元王交禮待
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致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

戊即位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事文類聚曰漢樓護家居長安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罷朝欲候護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閣巷商不聽遂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聽強諫反雨立閣巷 李膺有疾不通賓客惟陳仲弓來乘輿出迎之

原魏志曰鉅

鹿張璠學兼內外前後辟命並不就後遷居任縣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璠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吳志云周瑜

薦魯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衆賓罷退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 又劉基傳云孫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雜事

文類聚曰劉麟之少尚質素車騎將軍

桓冲聞名辟爲長史固辭冲常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愧詣其父 又曰郭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晉書曰元帝遷鎮東大將軍遺賀循書曰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餐服元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執策柴車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

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志在竭節耳羣望顯顯實在
君侯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爲軍司謹遣
參軍某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 宋
書曰羊欣常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
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將軍見羊欣遂易
衣改席欣由是益知名 唐書曰自德宗朝宰相歸私
第百官不敢及門裴度以方討不庭宰相宜日接多士
冀有所得因奏請通賓客許之四方布衣盡得以策干
宰相至今宰相私接士度之請也 宋史高宗時侍讀
范冲薦尹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

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命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始就道
至九江又疏辭張浚當國言其拒劉豫之節且所學有
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津送至國門 元史元世祖
在潛藩以安車迎李俊民延訪無虛日 明紀事本末

明太祖爲吳王時旣下處州遣使以書幣聘青田劉基
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明年三月基等至建康
入見喜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禮賢三

原 築臺

懸榻

郭隗謂燕昭王曰王欲禮賢請從隗始

昭王乃築臺師事隗於是樂毅自魏往

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也 後漢樂安太守陳蕃郡

人周琢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致之而不

政術部

禮賢

禮賢

名特為設一榻去則懸之璆字宣
之案與徐孺子事不同並存之

引車見朱亥 避

寢舍蓋公

史記魏有隱士侯生為夷門抱關公于欲厚
遺之不受乃置酒大會侯生曰有客在市屠

中願枉車騎公子乃引車入市侯生下見朱亥睥睨久
立公子顏色愈和漢書曹參為齊相聞有蓋公善治

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公為言治
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乃避正寢舍之 降尊就卑

以貴下賤

大得民

隗囂與馬援共臥

關張與先主

同牀

後漢馬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
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隗囂與援

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
蜀志云先主為

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
先主與二人寢

則同牀思若兄弟而樹人廣坐侍
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增 栖筠執經問義

鉅夫奉詔求賢

唐書李栖筠拜西都團練觀察使增
學廬表宿儒河南褚冲等超拜學官

身執經問義 元史吳澄字幼清力聖賢之學侍御史
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

懷金訪師道

守禮絕章惇

宋史陳師道初遊京師

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

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

比至聽其議論益敬畏不敢出又曰章惇伯樞府將

薦師道亦屬觀延之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

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

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

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蔽必至自當故謹其

始以為之防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復無平生之舊

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

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公又何取焉幸公他日成功

守禮絕章惇

宋史陳師道初遊京師

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

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

比至聽其議論益敬畏不敢出又曰章惇伯樞府將

薦師道亦屬觀延之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

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

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

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蔽必至自當故謹其

始以為之防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復無平生之舊

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

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公又何取焉幸公他日成功

改名高陽里

宋史陳師道初遊京師

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

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

比至聽其議論益敬畏不敢出又曰章惇伯樞府將

薦師道亦屬觀延之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

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

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

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蔽必至自當故謹其

始以為之防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復無平生之舊

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

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公又何取焉幸公他日成功

更署浩然亭

唐書

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

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

比至聽其議論益敬畏不敢出又曰章惇伯樞府將

薦師道亦屬觀延之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

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

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

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蔽必至自當故謹其

始以為之防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復無平生之舊

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

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公又何取焉幸公他日成功

相又致意焉終不往

唐書

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

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

比至聽其議論益敬畏不敢出又曰章惇伯樞府將

薦師道亦屬觀延之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

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

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

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蔽必至自當故謹其

始以為之防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復無平生之舊

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

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公又何取焉幸公他日成功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

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

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

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

比至聽其議論益敬畏不敢出又曰章惇伯樞府將

薦師道亦屬觀延之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

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

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

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蔽必至自當故謹其

始以為之防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復無平生之舊

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

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公又何取焉幸公他日成功

陽里又曰樊澤為節度使時孟浩然慕澤壤澤乃更

陽里又曰樊澤為節度使時孟浩然慕澤壤澤乃更

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

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

比至聽其議論益敬畏不敢出又曰章惇伯樞府將

薦師道亦屬觀延之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

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

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

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蔽必至自當故謹其

始以為之防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復無平生之舊

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

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公又何取焉幸公他日成功

為刺史因林山南封龍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

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

可片更著躬至簿廳獨拜牀下授烏程主簿郡守

曰孟亭致之幕下事一決于午守張忠恕浚之孫也薦午尤力

時忠恕之母就養而時躬至簿廳迎午二親入部與

午皆衣彩衣奉觴上壽邗人禁之躬至簿廳迎午二親入部與

類聚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家獨拜牀下延聘何基

師禮王栢趙汝騰守婺延聘講辭不就景定五年

詔舉賢特薦某與建人徐幾同理宗立授史館校勘終

亦不就也又曰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

躬至簿廳

獨拜牀下

李密修弟子禮

彌遠

置人才簿

唐書徐曠字文遠性方正舉動純重竇威楊

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為李密所得密使

又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

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屈禮老夫

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為伊霍繼絕扶傾吾雖

老猶願盡力如為莽卓乘危迫險則僕髮矣無能為也
後歸高祖 宋史呂午為烏程主簿史彌遠雖非賢相
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午治縣之政亦書之
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彌遠病久不見客午入謁特
出 還刺不通 書幣不啓 北齊神武東出李元忠載
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擊脯食之謂門者曰本
言公招延賢雋今國士到門不能吐餽輟洗其人可知
還吾刺勿復進門者以告神武遂見之 宋史蘇雲卿
者廣漢人來豫章東湖結廬灌園少與張浚為布衣交
浚為相馳書函幣屬豫章帥及漕臣視造其廬帥漕乃
屏騎從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捐之土銚竹几地無
纖塵案上有漢書一冊遂叩其鄉里曰廣漢因言張德
遠廣漢人翁當識之且問其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
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書共
濟大業因出書幣寘几上請共載不可期以詰朝旦跡
之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逝矣帥漕
復命浚拊几歎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

禮賢四

原吐握

周公下白屋之士一沐

灑掃

任延為會稽都尉有龍丘萇隱

居三公連辟不到延灑掃其門遣功曹奉謁相望于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生死備錄遂署議曹祭

酒尋

屏後記語

孟嘗君在薛每待客坐語屏後侍人主記與賓客語

車下伏

謁魏文侯師田子方太子擊遭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擊因問曰富貴驕人乎貧賤驕人乎子曰諸

侯驕人失國大夫驕人失家貧賤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無忌下士

魏公子無忌仁而下

士無賢不肖謙而禮交之士爭往歸之諸侯不敢加兵于魏

董允下士

蜀志董允為尚書令

費禕典中軍期遊燕嚴駕已辦董恢詰允恢年少官微見允將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舍此就彼實非所宜乃

命解禕等駕

執轡愈恭

史記信陵君傳云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

下士如此夷門監者公子聞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

坐不讓欲以觀公

倦不敢息

說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

子公子執轡愈恭

璜瑀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

賞又責吾禮母乃難乎特設一榻後漢徐穉傳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釋既謁而退

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為設几杖後漢鄭元傳云靈帝未黨禁解大將

軍何進聞元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脅元不得已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

以幅巾見一宿逃去起客館漢書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宰

賢人與參謀議舍上舍戰國策云靖郭君善齊貌辯齊貌辯

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苟可憐齊貌辯者吾無辭

為之手是舍之上舍令魏王郊迎孔叢子云魏王遣長子御之日暮進食魏王郊迎使者聘孔子曰君

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公孫虛館魏志管寧遇天下大亂駕

車而往典略云苾彘楚宛人被髮佯狂文種為宛令遣

吏奉謁曰士有賢醒之資必有佯狂之義駕車

而往擁彗先驅王史記燕昭躡履起迎前漢雋不疑傳

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

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使白勝之勝

起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

迎諸君必皆來迎今日明且度將至矣其不來者獨有

擊復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屣履

造門後漢書鄭因傳衣不及席續漢書文信待賓

史記呂不韋傳云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

亦招致士厚遇之田伯好士韓淮南養士前漢淮南

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公

子愛客

魏曹植公燕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

寫范蠡之狀

國語范蠡辭于王曰

君王勉之臣不復進于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禮徐穉之墓

吳志顧劭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穉子之墓優待其後

修魯

子之舍

說范云魯人攻鄆魯子辭于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母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

之于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

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 軾段干木之間 新序云魏文

曾子之舍而後復迎之 軾曰此非段干 朝隘巷之

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 朝隘巷之 見窮閭之士

士戰國策李疵觀中山之君所傾蓋與 見窮閭之士 韓子云

趙文侯 倪寬卑體下士 前漢倪寬為左內史勸農業

在于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 定國迎師執經 前漢

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

禮賢

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

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思

敬甚備學士咸稱焉楚王郊迎至舍說苑田忌去齊奔齊王

迎之於門戰國策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

見斗為好士于王何如使者還報王曰先接以師友

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于門融畫策事漢總

之道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

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

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

見舉司隸茂才待以交友之禮吳志虞翻歸孫策命為周

公下白屋之士說苑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

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齊桓下布衣之士韓子

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齊桓下布衣之士云齊

公桓平原君側行敝席史記駢衍重于齊適梁梁惠王

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

燕太子

側階迎光

史記鞫武謂燕太子丹曰燕有田光先生其

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

子願圖國事于先生也

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

迎却行爲導

九九薄能因爲禮之

庭燎爲士之欲造

跪而蔽席

見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

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

以見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于九九乎

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

分之善莫不加禮

後漢孔融傳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

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冀進知而未

賓客所歸傾

心折節

後漢袁紹

折節待士坐不重席

典略荀生

聞粲在門

倒屣迎之

魏志王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

攻術部

禮賢

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焉豈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

文章盡當與之晏聞弼來倒屣迎之時世語云何晏為吏部郎

倒屣愛士好賓盛修肴膳後漢崔瑗愛士好賓盛修肴膳彈極滋味不問餘產

居常蔬食勞謙接納坐無空席晉書王渾為安東將軍鎮壽陽時吳人新

附饋懷畏懼軍拊循後虛懷緩納坐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士雖徒步

皆與鈞禮前漢于士無貴賤與之抗禮後漢袁紹姿

養各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軒柴穀填接階陌入

與共食出與同衣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

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

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貴于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惟不能用于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吾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

樹以從戎者奚
益于吾心哉

出則同輿坐則同席

蜀志先主傳曹公選許表先主

為左將軍禮
之愈重云云

同席而坐同簋而食

魏書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

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備外

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

吳志太子孫登傳云

無所揀擇
衆多歸焉

同輿而載共帳而寢

吳志太子孫登傳云

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

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僚屬略用布衣之禮與休等或同

禮與休等或同

車而載或
共帳而寐

愛敬君子不恤小人

蜀志張飛傳云羽善

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

既過差又日鞭笞健兒而今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

貴而能降

降心相從

帖白

禮幸異其禮

漢書東方朔

言可用幸異其
禮不可用罷之

結襪

漢書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常召

曰吾襪解頤謂張釋之跪而
結之諸公賢王生而重釋之

延置上坐

後漢書趙壹

上計京師司徒袁逢受計吏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元

叔獨長揖逢令讓之曰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酈食

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誅哉二千石不如縫掖

逢即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後漢王符字節信度遠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

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

起既入問曰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曰王符在門規

素聞符名驚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攜手而還命坐極

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復令就家致聘唐書

如一中時張鑑為相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

建中時張鑑為相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

詔除集賢院直學士鑑以為禮輕恐士不勸復令州縣

吏以絢百疋粟百石就破械致禮唐書李懷光辟李

家致聘佐時卒不至破械致禮鄜于幕府及懷光

反鄜與高郢刺賊虛實白諸朝懷光覺獨引同榻唐

囚之河中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獨引同榻書

李擇言以吏治稱張嘉貞為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刺

史倨甚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繹政事名重當時

視若布衣交

李栖筠舉進士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

請為忘年

交

唐書陸贄調都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交

使我急

賢詣子

沈傳師守子言父既濟有良史才拜左拾遺傳師貞元間舉進士時給事許孟容禮部侍郎權

德輿

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于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

公舉

矣故不敢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

賢詣

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

人

唐書封常清投蹀高仙芝窠名僮中及靈警遣仙芝躡敵禽馘略盡常清于幕下潛作捷布具記非泉次

舍克

賊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

乃大

駭及還判官劉暉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

幕下

安得此人答曰吾儂封常清也

等驚

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

禮

唐書天寶初蕭穎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

張均

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約禮由是名播天下

下

九齡改容小友

唐書李泌年九歲時召見張說賀帝得奇童張九齡尤所憐愛常引

至臥

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

絕之

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必在旁

政內

郡

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款拜以三老之禮

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

崔鴻北涼錄沮渠蒙遜令曰祕書郎中燉煌劉彥明

學冠當時道光區內可授元虛先生拜以三老之禮

待士以布衣之禮後秦錄太尉文成公姚顯字子章興

務之職賓客如雲謙虛傳授待士以布

衣之禮或昏夜靜處與賢士談論政事

詣門禮士史

孝宗朝王十朋歷知饒州夔州湖州

泉州所至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

識其車音

宋史

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邵雍堯夫恒相從

遊為市園宅雍出則乘小車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

迎

豈得吏之州縣

宋史湯漢字伯紀知名當時真德

侯

汝騰薦於朝廷授上饒縣主簿轉運使趙希

暨言漢今海內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

軍中事

以師禮

宋史靖康中穎陽王忠民數言邊方利害於朝

致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號鎮撫使

董先於內鄉留軍中事以師禮

首禮名士

元史陳

祐為河

首禮名士

元史陳祐為河

南府總管下車之日首禮金季名士李國

維揚果李微薛元咨訪治道商略古今

執饋又曰

董士選延吳澄于家親執

待之若賓友

又曰元元明善字復初弱

冠遊吳中已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為安豐建康兩學

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

以曹屬折行輩與交

又曰元李孟七歲能文侗儻有御之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

古今治亂開門受徒遠近爭從之一

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

又曰元周仁榮守本心用薦署美化書院山長後

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

行必致葉李又曰葉李字太白南宋末以太學生上書

省及宣憲爭辟之不應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相威

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名上世祖大悅即授浙西儒

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致丞相安童書李乃幡

然就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祖

論之曰此行

必致葉李來

虞集折節古學

政術部

卷一百一十五

神賢

古學

折節

宜居師範之選

又曰陳族字衆仲為開海儒學官御史中丞馬雍古常使泉南

一見奇之與俱至京師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慨然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與雍

古文口游譽以旅博學

安車召之於家

又曰耶律有尚為幽子祭

酒以親老辭職歸大德末朝廷思用老儒以安車召之于家

如漢聘四皓禮

又曰楊恭

懿字元甫力學強記尤深於易禮春秋至元七年與許衡并召恭懿不至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

四皓者以聘恭懿遣郎中張元智為書致命乃至京師

皆以賓禮延見

又曰張朋來字

與可豫章人咸淳間進士隱處州里致論學者凡居南昌者朝廷名公卿皆以賓禮延見

屬僚待

以上客

又曰劉賡至元時累遷御史是時御史中丞崔或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獨至賡

則待以

密請勿殺孝孺

明紀事本末燕王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笑而密啓曰南

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燕王首肯之

任賢

原好士則至

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

言選矣夫鋤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

用才

棄邪

左傳鄭駟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予是不忠苟有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

授

方任能

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

拔

賢舉善

汝南先賢傳云薛勤聽哲仕郡為功曹云

舉賢用之

韓非子云郢人有遺燕相

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

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

選吏委任

王隱晉書云王

戎代王渾為司徒高

招聘隱逸

後漢岑彭為魏郡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

無為而化視事

甄拔隱屈

王隱晉書山濤為冀州刺史

檄為文

政術部

尚書部

任賢

學

魏志管輅傳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于冀州刺史裴儼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

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臯輅宜蒙陰和之應得

及羽儀之時儼於 名署戶曹 鍾離意為瑕丘令民桓扶溫良恭儉為鄉里推

是位為文學從事 辟郇恁 東觀漢記郇恁字君大 舉劉毅 晉書劉毅傳平陽太守杜恕請毅為

功 任以郡職 後漢劉平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

陰代其政 後漢韓稜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

與子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恕者章之事下案驗吏以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至禁錮顯宗知其

忠後詔 風聲大行 後漢陳寵為廣漢太守州境獲特原之 用良吏王渙 顯云云

寧 王憲晉書云王仲稱琅邪人為別駕 不遺治世才 抱朴子曰善用木者不以膏寸之盤

節而損干雲之梓善用人者不以各行之不著而遺治世之才 所至聘賢士 漢書韓延壽為

穎川守尚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
聘其賢士納諫爭姦人莫敢入界
拔孟嘉為勸學孟嘉

傳云 庾亮 辟李固為中郎
後漢梁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
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覽

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
郎于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
董昆清約守

貧署上計吏會稽先賢識
顧和體履平貴請為別駕王丞相集

以顧和為別駕
龐統州里所信名為功曹前州先德傳云周瑜為南

郡太守以龐統有
任旭立操清修請為功曹晉書任旭傳云

旭兒童時勤于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
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

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
陸續為功曹郡內大治

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
陸續傳云太守王胡命為功曹續承
陸續為功曹郡內大治
王基為別駕流

陸機士衡雅治千里風化郡內大治
稱青土魏志王基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

政術部
以孝稱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

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為別駕

署鍾離意為功曹威儀嚴肅

鍾離意傳寶翔

名意署為功曹

用岑暉為功曹褒善黜惡

後漢岑暉傳暉有高才郭林宗朱公

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暉

高名請為功曹

以趙勤為功曹委以郡事

東觀漢記趙勤南陽太守桓虞用為

功曹委以郡事也

引華譚為從事以為賓友

晉書華譚好學不倦爽慧有口

辯為隣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為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

南陽宗資主畫

諾弘農成瑨但坐嘯

後漢書黨錮傳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

亦委功曹岑暉二郡為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

後漢王龔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

命皆海內長者

拔用武官無非俊傑

世語云夏侯元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

參戟衙門
無非俊傑

政事所施意為節度

鍾離意傳

文武之事一

昭以委之

吳志張昭傳云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此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

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

管子

孤之有孔

明猶魚之有水

蜀志

用沈寔補儒林祭酒

北堂書鈔

增自

擇局僚

宋史司馬光編次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脩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

史學臣得而知者惟

從歷四鎮

唐書元和中李石擢進士第辟李愿幕府

從歷四鎮有才略為吏精明愿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

太和中為行軍司馬愿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

敏文宗

表名士

宋史范成大制置四川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五十九皆掛冠

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

辟郡人

元史曰至正十七年江浙行省左丞相達

識鐵睦爾陞石抹宜孫行樞密院判官總制處州又以江浙儒學提舉劉基為其院經歷而宜孫又辟郡人胡

政術部

自監貢函卷二

任賢

琛葉琛章濫參謀其軍事處為郡山谷聯絡盜賊憑據險阻不易平治宜孫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以計皆

殲殄無遺類是時天下已多故浙東則遲魯不及事宜孫在處州葛里古思在紹興為稱首

唐書穆宗時沈傳師為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嘗擇邸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

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如日醉廢曹事漢書陳遵是足矣故所益以廉靜稱

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白請斥之大司徒馬宮重遵謂西曹曰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乃舉遵能治三

輔劇求士為己重唐書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為己遺縣

使恩歸於上宋史李昉在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才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子

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荆州老從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

事文類聚習鑿齒有材桓宣武器之用為荆幕府最州治中謝賤曰不遇明公荆州老從事耳

少年韓魏公琦知揚州王安石為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上府多不及與漱魏公疑其夜欲放

逸一日從容謂之曰君年少無廢書安石不對退而言

曰韓公非知我者故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為多及魏公

薨安石挽詩有曰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哭靈輶

猶記魏公年少之語也又入瓜步望揚州詩云白頭追

想當年事幕府 據案鈎視簿最 唐書呂諲開元末第

青衫最少年 據案鈎視簿最 進士調寧陵尉哥舒

翰節度河西表度支判官性靜慎勤總吏職 諸

僚或出遊諠獨頽然據案鈎視簿最翰益親之 坐曹

躬決案牘 元史曰張昉性鎮密遇事敢言嚴實行臺東

衆諸僚佐莫敢言昉獨別白出數百人實才之進幕職

時兵後曹吏雜進不習文法東平轄郡邑五十四民衆

求吏不責文

案牘左翻右答咸得其當事無留滯

學 唐書薛珣召為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

校以文詞珣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 檢覈一

愛人之本為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 委士人 劉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嘗言

故檢覈出納一委士人
吏惟奉行文書而已

幕府皆留不徙

唐書郝士美字和夫未冠

為陽翟丞佐李抱真潞州幕府
以才歷王處休李元皆留不徙

職事往來效忠

宋史崔與

之帥淮東辟洪咨夔置幕府邊事繼悉為盡力後與之
帥蜀請以咨夔通判成都府與之為制置使首檄咨夔

自近辭曰今乃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
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

往來效忠 决遣郡事而行
呂午調當塗丞陳貴誼守太平

徐僑辟為幕屬午欲盡决遣郡事而行帖趣行
至十八而不以白貴誼至僑貽書貴誼午始行 府中

事悉以咨
范如圭登進士第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

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
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 幕下

甚見親信
明紀事本末太祖起兵時定遠人李善長

開府極一時選
唐書武元衡代高崇文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性莊重雖淡于接物而開府極一

時選幕府一時高選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

選裴曹器之白栖筠取曹為支使僚佐極當時選沈傳師為觀察使初

托幕府者傳師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表高適為

兵曹高適解褐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官客遊河右河

翰掌書記杜甫贈以詩曰士安屢典記室宋史宰相

進士時邠帥楊延璋辟幕府掌書記雍熙三年廣漢

任新進年少漢書趙廣漢為京兆尹好用世吏子孫新

回避率多果敢劉晏署新進銳敏唐書劉晏所用士

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

大者為棟樑小者為榱桷宋史宋太宗嘗謂樞密使

職任者晏但以廩食奉之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

撰羣材大者為棟
椽小者為榱桷

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

唐書令狐綯入翰林為學士他夜宣宗召與論事出金
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御為我舉其要綯摘語曰至治未

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
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

欲興王業舍此孰先為官擇人為入求治政建中時齊映劉滋為
縣有上中下繫望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此非為

官擇人為入求治之術其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事此
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

卑一以殿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賢則當任
任則當久憲宗謂李絳曰何以知其賢而任之對曰知

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
十七夫任官而辨庶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詞

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于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

得賢

原嘉魚

詩序嘉魚樂與賢也

干旄

又云干旄美好善也

國寶

賢國之寶也

善寶

禮以善為寶

五百

五百年一賢人出

二八

舜舉八元八凱

致堯

舜

致君于堯舜

得君平

李彊拜益州牧謂揚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此人可見而不可

也

論士告王

禮記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位定然後爵之任事然後祿之

以賢制爵

周禮則人慎德

燕昭築宮

燕昭王為郭隗築碣石宮詳禮賢

王褒作頌

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

齊照千里

齊威王曰四臣將照千里

鄭

有三良

管仲曰鄭有三良為政未可問也

晉遺珠

唐書狄仁傑初調汴州參軍為吏誣

訴黜陟使闔立本名諷異其才謝曰仲丘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

辟

宋史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時羣盜四起餉道既絕向子諱轉運京畿環視左右無足使者有

以李植薦遂借補廸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兩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眾自淮入徐趨濟凡

十餘戰卒以計達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眾而至士氣百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

政術部

宋史

得賢

三

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
特軍餉而已承制授承直郎
材館錄孝宗朝虞允文
為相簡人才為

三等有所見間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士如胡銓
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

夾袋中乾道中施師點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慙慙搜訪
人才手書置夾袋中太宗每有除授必列陳之

親擇吏唐書貞元時柳渾為相帝嘗親擇吏宰畿邑
而政有狀名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

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等以輔聖德臣當選
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

所宜帝喜得人宋史蔡齊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
然之止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寇準曰得

人矣置章再拜張逸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
將薦逸先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

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乃奏之真宗
雅賢必他日引對再召問者用必薦也
備疏于朝

末王剛中以龍圖閣待制制置四川秦擇將士眾所推
者上之朝備統帥選又諒蜀名勝士與幕府之賢備部

使者州刺史引天下士唐書張說為相多引天下知名
史之佐

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皆說倡之

屈公數旬

韋思謙貶沛王府長史皇

甫公義引為倉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為數旬客以重吾府

徒勞州縣

韋安石為乾封

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於

武后授繕部員外郎

以恩終始

張嘉貞為相汲引人能以思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

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

得

一張齊賢

宋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以手畫地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

為皆善上怒命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

喜擢陳同甫

宋史光宗策士得陳亮策大喜以為善處人父子之間奏名第三既知為亮則

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

動慈宸之聽親闕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先是亮數上書言事故云

時號得

政術部

政術部

得賢

三

才唐書韋陟除吏部郎中中書令張九齡引 翁然稱

得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中書舍人裴垪曰吾落鬼

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之垪即筆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

者能者禮周 繫之維之詩 禹稱善人 衛多君子

賢為國賓 人代天工 德成而上 祿在其中 終

因德進 始以名稱 汝得人焉 吾與點也帖白

知人一

原 其難 不易書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 王佐才

方伯器袁山松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為冠蓋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

才也遂與之友後王允至司徒魏張既字德容兒童時馮翊功曹殷游設賓饌請之妻笑曰童昏小兒殷曰

方伯之器以子楚託之

南州冠冕

洛陽孝廉

龐統少樸

後既薦楚吳興太守

統往見操操採桑樹上統坐

樹下自畫達夜稱之為南州冠冕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謀知人歆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

貴滅書以五應之欲自用一人清善者以報國爾助我

求之謀送客至洛陽郭遙見罵曰得孝廉矣歆曰當山

澤隱滯此近洛陽門下吏耶謀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

事辭對有據遂舉孝廉焉官至司徒

深奇嗇夫

交小吏鄭弘字巨君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

行郡中為相道祐越坐共小吏雜丘黃真歡語移時與

交結而別功曹以為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

之明卿且勿言

真後亦舉孝廉

及崇崇母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

字林宗許劭字子將咸有知人之鑒故天下言拔士者

咸稱具許

郭之鑒

褚裒指孟嘉

鮑叔知管仲

晉孟嘉方年

幼知名庾亮

知人

大會州府吏士嘉坐甚遠褚裒問亮聞江州孟嘉其人
何在亮曰在座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曰此君小異得
無是亮大笑得嘉史齊桓霸者管仲之謀始以智
天下不知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知終因德進

增日角珠庭

凌霄聳壑

唐書李珣

經李絳為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
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宋史錢若水有人

倫鑒見王旦每曰王君凌霄聳壑
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
鵞肩火色
麀頭

鼠目

唐書岑文本嘗對所親言馬周曰馬君論事會文
切理聽之令人忘倦然鵞肩火色上騰必速恐不

能久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於李揆揆素輕載謂晉卿
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銜

之

知人二

原當至卿相

石苞字仲容為縣吏會謁者郭元信奉使
求人為御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元

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

後果輕薄

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父

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

並恃才智炫耀上京三公每見辟召輒詢訪之隨其臧否以為子奪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恐小道破

大義公宜察焉膺然之後

令見妻子

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不其丞

薛宣還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

恐惑兄弟

魏曹爽秉政用何晏

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知人則哲

詳上人

者智老子

患已不知

論語不患人之不知也

舉爾所知

仲弓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

自牖占胡廣

後漢胡廣為南郡散

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惟救真助求才惟會諸吏

吏太守法雄子真知人歲終

解驂贖石父

越石父賢在縲綆中晏子過之

真自牖問占之乃指廣白雄

解驂贖石父

越石父賢在縲綆中晏子過之

下第一

解驂贖石父

越石父賢在縲綆中晏子過之

之石父請絕晏子懼攝衣冠

以謝之石父

子桑能舉

知人

音

善傳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陸遜勸別族吳楊竺少獲聲名陸遜為竺終敗勸

竺兄穆拔友為二郡守第五倫字伯英為宕渠令顯

以清潔稱舉吏至二千石第五倫所舉吏多至子桑之

舉孟明子桑公叔向之知醜蔑左傳晉叔向適鄭驪

叔向執其手曰子拔于禁樂進於行陣取張遼徐

晃於亡虜並魏太祖增公輔才唐書王珪隱居時與房元

必貴然未知所與避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

汝貴清廟器崔渙博綜經術為亳州司功參軍還調

特榻試彛尊銘謂曰子訪僚吏盧齊卿長安初為雍

薛季昶題相命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义崔湜咸陽丞倪若水

匡尉田崇辭新豐尉崔日用
季祗用其言皆通顯鉅人
識因伍于志寧歸高祖

平識褚亮于因
今却詵崔沔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

皆銓衡裴行儉在吏部見蘇味道
名位似吾宋史

者呂蒙正客也一日白兒于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
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

似而動業遠過吾令與諸子同
資送計偕陳恕少為

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解也
一日千里唐書

見明與語大奇之因資送令與計偕
蘇頌除率府曹參軍吏部侍郎

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君是也
銜玉賈石貞元時

據淮蔡開播用李元平守汝州兵部侍郎柳渾曰是夫
銜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擒何賊之攘既而果為賊縛

有公輔器宋史章得象為知州日楊億以為有公輔

重有容此
宰輔之器元史李孟字道復生而敏悟郭

其責也
知人嘗語人曰此兒

骨相異常宰

待之加禮

唐書韓滉初判度支李晟以

輔之器也

長其知人

字文融執政薦宋璟為右丞

子拜之厚遺

知人最深

宋史陳薦字彥升從韓琦

先為工部侍郎

澹獨琦知之最深

知人最深

定州河東幕府性木彊簡

髮不處與人交

為祕閣

不媿知人

陳恕知貢舉自以洪人避嫌凡江

為首時議稱之每自歎曰曾

命世才也不媿於知人矣

誠知人矣

唐書武后嘗

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

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

知人矣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

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也遠矣

知人不明

宋史

嘗問王安國曰卿兄秉政外論謂

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

五百歲一賢

唐書

千舉童子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

邁秀見賞義方嘗曰五百歲

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

今名

十年至節度

盧齊卿拜幽州刺史張守珪隸果毅齊卿厚遇之曰君十年至節度使已

然而果

不求備

原

畫省不責

漢張敞為京兆尹為人輕媚為婦畫省帝愛其才而不備責

病聾何

傷

黃霸為潁川許丞病聾督郵欲逐之霸曰丞庶吏年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與人不求備

書

使人也器之

論語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悅及其使人也

之器

戴其角者無上齒有其翼者兩其足

董仲舒云

有行

之士未必能進趣進趣之士未必有行

魏祖令曰

增幕僚

不拘小節

宋史范成大帥蜀凡人才可用者悉置幕下用所長不拘小節其傑然者露章薦之往往

顯于朝位

署吏不易所職

唐書王播為西川淮南等節度使所署吏苟無大罪

政術部

政術部

不求備

以歲勞增秩而

寬假官吏

宋史劉湜為殿中侍御史上言轉運使拘撫郡縣苛

已卒不易所職

錄過薦才

胡宿在審官刑

稍寬假人不為改者繩治之

院釋詳議官有

在選中而當以監征摧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

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請曰公

固欲白上儻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詳議

官宿平生以誠專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乎為之開

陳聽吾君不喜攬拾小過韓億參知政事每見天下

自釋耳韓億參知政事每見天下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韓億參知政事每見天下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

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過官不復撓退唐書柳渾為職奈何錮之于盛世唐書柳渾為過官渾憮然曰既委有司而復撓之豈賢者用心耶士

者退異

推美下吏

原某吏所為

張湯為廷尉奏事即譴湯摧謝注上有所

監掾吏賢者曰因為臣議如此上責臣臣不用愚抵此

注言不用諸樣語故至此罪常原即奏事上善之即曰

某掾所為

趙廣漢

臣非知此奏乃監掾吏其所為其

得王生教

見上

石所及發于至誠吏皆輸寫心腹

奪令長

問何以為理遂辭讓推美於上上曰君安得

任王渙

名薛宣守貢君為馮翊得罪人告其縣長吏

任王渙

潭顯陳寵為太守威聲大行入守司農和帝問何以治

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

補闕臣奉宣

不視文書

黃

任使其憲章朝右簡核主職委任功曹

不視文書

黃

陳蕃匡政治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

政術部

司監頁

推美下吏

中震沛

唯主盜賊

孫堅字文臺為長沙長敕吏曰善治官曹文書以盜賊付太守也

此丞掾任

馬援為隴西守任下吏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侵小黠羗旅

拒此乃太守事耳

擇丞吏任

及黜字長孺為東海守學黃老好清靜擇丞吏任之責大指不

詩細臥閨閣而理也

委別駕王祥

呂虔字子恪為徐州刺史委別駕王祥

任功

曹岑暉

賢詳任

增言其能

唐書元和初王正雅擢進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以萬

年令威震強豪尹柳公綽言其能就賜緋魚

何自晦

裴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

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鐫論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

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予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

吾過耶由是名動一時號霹靂手

此公坐

蘇珣中明經鄒對時李義琰為雍州長史鄒多訟

日至長史府珣裁決明辨自是無訶者義琰異之領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耳

事必

咨

元義方為華州參軍歷京兆府司錄事
韋夏卿李實繼為京兆尹事必咨之

蘭菊異芬

裴子餘中明經第補鄆封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誡以文
法稱而子餘以儒術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答曰

蘭菊異芬

子孫相委

婁師德調江都尉揚州刺史盧
承業異之曰此台輔器也當以

論僚吏哉

歎為不及

宋史陳俊弼為泉州觀察推
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

不任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其所
俊卿與卒亦假之行于是皆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推

謝已而得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
其僕安得為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

為不可及

稱其善政

又曰王旦以大理評事知平
江縣趙昌言為轉運使以威

望自任屬吏屏畏

倚任掾屬

唐書韋陟出為河南採
訪使以判官負錫善訊

入旦境稱其善政

委任僚佐

宋史錢若水所
至推誠待物委

覆支使韋元甫工書奏時

委任僚佐

唐書張嘉貞以五經舉補
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

領無不稱治

請以官讓

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

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輩頗知有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名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他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耶因召見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酬其得人

宜居臣上

宋史紹興間劉頴僉

判潭州王佐爲帥負其能盛氣以臨僚吏頴約以中道多屈而改爲及陳峒反所擒賊多頴計策帥上其功曰僉判宜見古循吏

有協贊功

孝宗時章穎調道州教

墨而已乃今見古相繼引去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入爲郎奏穎有協贊之功可大用

以掾屬爲賓友

史元

董士選文炳子也時言世家有禮法必歸董氏禮敬賢士尤至行省江西左丞以屬掾元明善爲賓友

有善歸之所部

唐書薛戎爲浙東觀察使不尚約束詭名譽其有善歸之所部故居官時無灼

灼可驚者已

家客馬周爲之

馬周舍中郎將常何家

罷則懷之

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

失何武人不涉學問為條二十餘事太宗怪問何何曰
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
之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大悅詔
直門下省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
錢總以蔭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常登進班簿神
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總為之明日召對

棄賢

原無終

詩序權輿秦康公與賢人有始無終也權輿始也

不遇

又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退而窮處

又曰考槃刺莊公使賢者退而窮處

仕於伶官

又曰蘭兮刺不用賢

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

不得仕進

又曰伐檀君子不得仕進退而伐檀

不見維

繫詩白駒在谷不見維繫

媚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

沈滯白帖晉陳壽字承祚

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黨以為敗義及蜀平生是沈滯累年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

為孝廉

不能舉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見賢而先慢也注先已也

不得調融

攻術部

棄賢

三

字季長為教書郎于東觀十年

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也

親累不調晉華廙字長駿弘敞

有才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

功高不調張安世字少

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

不調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

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言安世不伐功也

增素忌

唐書崔胤與王搏並位素忌搏明奇詆文

昌在憲宗朝數欲親用頗為

外徙蘇瓌歷朗歙二州

韋貫之奇詆偃蹇不得進

州參軍人懼其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

拔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

是連外徒臥家宋史孝宗愛楊萬里之才以問周必

不得入大必大無善語由北不見用韓侂胄

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作

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得也侂胄怒改命

他人臥家十五年不用真德秀立朝奏疏無慮數十

皆其物國之目也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

天下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不遷唐書杜黃裳為

風采時和益忌之輒搢不用侍御史為裴延

齡所惡十年不遷

擯廢韋陟少有名而為李林甫楊國忠擯廢及肅宗起為御史大夫終不能得

也相

流落

李暎罷相元載素銜之及秉政奏暎試祕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按守

稍厭恩則去之

抑地望

韓洞宰相休子補弘文生滿歲參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

地望抑之除章懷太子陵令齊出邑

更幕府

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絢當國皆怨李德裕其賓客並

廢黜鄭畋不調幾十年更帥鎮

流於俗

諸鎮節度使武臣多粗暴

待賓客不以禮失意則以罪中傷之德宗時裴胄拜荆南節度使亦劾其管記世恨胄之流於俗非

上意

宋史理宗朝史彌遠既死召魏了翁權禮部尚書送朝六開月前後二十餘奏上將引以共政而忌

者相與合謀乃以樞密院督視京湖兵馬開幕府江州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為非故遽召還前後皆非上意

原道惟難進

人豈易知

進以趨時不聞刈楚

退而窮處空歎伐檀

任賢委政既乖勿貳之言

書曰任賢

勿貳 失寵退身終及如遺之棄詩云棄子如遺 邁軸之歎

蔽賢

原黜爵大戴禮古者諸侯不官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俱盡 竊位臧文

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 簡賢書簡賢附勢注簡棄也

棄德不讓 有罪管子蔽 有罰蔽賢 史魚自貶衛史

蓬伯玉之才而不能進 文仲不仁臧文仲下展禽仲尼曰不仁

博 嫌白衣宋史陳師道早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

屬欲舉師道而朝 棄奇寶蘇軾常曰棄奇寶於路隅

中以白米難之 皆下之唐書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詣轅下李林甫命尚書省試皆下之遂賀野無遺賢時杜

浦元結皆 應詔而退 不敢取太和二年舉直言極諫劉蕡對策切直時第策官馮宿賈餗嗟伏以

為過古晁董而畏
中官毗睚不敢取

東高閣

事文類聚殷浩才名冠世
庾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

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
下太平然後議其仕耳

不見省

李商隱為彭陽公令
狐楚從事彭陽之子

絢繼有韋平之拜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為忘家恩疎
之屢啓陳情絢不之省商隱留詩廳事有云郎君官貴

施行馬東閣
無日得再窺

原賢路既妨

倖門惟啓

舉善且聞

懋賞

蔽賢豈得無辜

誠宜見善必求

何乃知賢

不舉

惠澤

原德施普

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
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養民惠

子產其養
民也惠其

使民
也義

施惠散利

周禮旅師職云以質劑致民施其惠
散其利鄭元注謂恤民之艱阨也以

調衣食曰惠以
作事業曰利

移民通財

周禮司徒職云大荒大札
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

政術部

政術部

蔽賢

惠澤

三

弛力薄

征緩刑

家在語子游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極

在愛民而已子游曰愛民之謂德教何翅任惠者哉

仁足惠下

漢張湛

康濟

小民

尚書蔡仲孔安國傳云康安也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也

博施於民

論語博

而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孔安國曰君能廣施恩惠度民於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

愛利為行

漢書云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為桐鄉畜夫蕪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也

大小感悅

東觀漢記鄧訓字平叔為護羌校尉諸胡俗皆恥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疾困者輒使醫藥療之差者甚

多大小感悅訓卒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禱請求福也

視民如傷

左傳云國

民如傷是其福也及其衰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視民如子

賈誼新書云鄉

國視民如子又漢書召信臣為上蔡長視民如子遷南陽太守其治民如在上蔡也

治有惠政

後漢書云張訓遷丹陽太守治有惠政

外播惠政

應璩與梁州刺史劉文爽書曰足下內挹

叔夷之清節外播二南之惠政德教加于百姓要道過于諸國之卿也

民懷其惠

東觀漢記

云朱暉為臨淮太守民懷其惠

吏民所愛

後漢書云劉寵除平陵令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

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

愍哀病徒

東觀漢記曹褒為城門校尉愍哀病徒親自省治醫藥糜

粥義葬流民

潁川太守王立義葬流民蔡邕頌云哀此幣藹寬體孤魂遭水為泥逢風成塵

發以時服葬以洛濱

手筆作議所活甚多

東觀漢記徐寵為廷尉云

冬月

斷囚夫妻垂泣

盛吉詳

仁風翔於路衢禮讓行於士

女

太常趙咨贊云天天下信之如日月仰之如雲雨仁風云云

藉為政惠裕

唐書開元初裴

子餘屢遷冀州刺史為政惠裕人稱有恩

以惠化稱

苗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稱

惠

利可紀

劉晏天寶中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

慈惠為本

德宗時袁滋求外遷為華

州刺史專以慈惠為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

呼慈父

李桐客貞觀初為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

政術部

尉監領

惠澤

平民呼

為慈父 弛下戶

宋史崔立字本之歷通判廣州許州會滑州塞決河調民出芻健命立提

舉受納立計其用有餘而下戶

有惠愛

唐書王質為河南尹徒宣

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

有惠政

裴琰之為永年令有惠政吏刻石頌美

歛觀察使為政必先

究風俗所至有惠愛 自曝祈雨 高宗永徽中田仁會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曝

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

造舟以

濟 宋史蕭振微時居瀕江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迄為南宋名臣

與民休息

范應鈴開禧間調衡州錄事總領聞應鈴名辟為屬改知崇仁縣將代政如始至每歲杪

與百姓休息閣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

視民疾苦

宋太祖以潘美尹崇珂為嶺南轉運使以王明為副使

明徧歷部內視民疾苦舊無名科歛悉條奏除之嶺表

遂還所侵田 鄆州牧馬草地侵民田數百頃牒訴連

安 上凡五遣使按視不決袁逢吉受命往

則悉還所侵民

均賦他郡

唐書韓休為虢州刺史虢于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

至常稅廩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他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使白恐忤宰相意休

曰刺史幸知民之蔽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請

法外縱舍

袁滋為刺史民

犯令者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亡

加意勞徠

陳君賓貞觀初徙鄧州刺

史州承喪亂百姓流亡君賓加意勞徠不期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雨澇獨若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羨蒲虞二

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各不登饑糧少析民逐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

養還贏糧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

以下功最百姓養

思之不忘

宋史楊時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

民思之

民頌其愛

唐書張延賞更歷四鎮所至民頌其愛焉

患申請不

實

崔衍遷宣歙池觀察使簡靜為百姓所懷後為虢州刺史奏州郡多巖田又郵傳劇道屬歲無秋民舉流

政

實

惠澤

亡不獨減租額民無生理臣見長史之患在因循不以
聞不患陛下之不憂恤也患申請不實不患朝廷之不
矜貸也德宗聽之與下共勞苦殷侑為昌義軍節度
為詔度支減賦焉
骨蔽野墟里生荆棘侑單身之官安足粗淡與
下共勞苦以仁惠為治歲中流戶襁屬而還

賑卹一

原救患卹隣

左傳曰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患

卹隣道也行道有福于是輸粟於晉
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

分貧拯窮

左傳

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
其民分貧拯窮長孤幼養老疾

慈幼卹孤

通窮

振困

管子云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卹孤
四曰養病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

困九曰接絕

賑艱阨

周禮鄉師職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
賑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鄭元注

曰艱阨
饑乏也

哀窮賤

裴秀新詩云姬文發號先哀哀於窮
賤齊景吐德音嬰稱治國半注曰齊

景見長年負薪而饑色悽然傷心命吏養焉
晏聞之再拜而賀曰君吐此音宜治國半也

賜貧窮

賑乏絕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
賜貧窮賑乏絕鄭注云賑猶救之

出貨財

振困乏

春秋繁露董仲舒五行逆順云火者夏成長也
本朝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貴有

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
四方恩及于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

巡孤寡供乏困

左傳子西曰昔闔閭在國天有萬厲親巡孤
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卹鰥寡

振不足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
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楚王曰漁

者仁人也其以此論寡人也乃遣使卹鰥寡而存孤獨
出倉粟發滌帛而賑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妾鰥

夫楚民大悅
隣國歸之

私財爲餽粥

王薈爲吳郡內史其年大
饑荒薈出私財爲百姓餽

粥全活
甚多

私米賑餘敝

於虞氏家記曰虞潭爲南康內史
於時年荒潭內出私米二千七

百斛賑
其餘敝

載米給貧民

東觀漢記梁高饑年穀貴有飢
餒輒遺蒼頭以車載米菜錢於

政術部

政監頁內卷一百三

賑卹

五

四城外給與貧民

出穀贍貧民

會稽典錄云駱駿字孝遠烏傷人孝靈帝擢拜丞相出倉

見穀以贍貧乏者

出粟以貸

左傳云宋織平公出粟以貸

以穀給民

王隱

晉書云華譚字令恩廣陵人為邾令司徒王戎聞在政有稱而時軍民從役荒以穀三百斛與譚使給饑餓譚

給無困者

開倉振民

晉書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

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

賑貸貧民

晉中

興書鄧攸為吳郡守輒賑卹貸貧民

出裘衣寒者

賈誼云楚昭王當房而立楸然有寒色曰

寡人朝飮時酒二醕重裘而立猶惜然有寒氣將柰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

居二年閭闔饑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司寇閭闔一夕而十徙馭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

房之德也

解裘衣老人

戰國策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坐

于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

五穀贖百里奚

史記

云穆公以五羊皮贖百里

左驂贖越石父

又云越石父在縲縲

奚於楚號為五穀大夫

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

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于厄

子何求絕之速也越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屈于不知

已而申于知己方吾在縲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

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

如在縲縲中晏子于是延入為上客

管子云桓公之平陵家有九子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

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無以妻之盡居傭而未返桓公

出外御五人為妻之乘輿濟溲孟于子產以其乘

全活唐書高宗時王方翼為肅州刺史儀鳳間河西蝗

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磴簿其贏以濟饑瘵

馮元淑歷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所至不挈妻子斥俸

餘以給貧窮人咸識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苦中

宗降璽書勞

卹娶女帝殺憲露車載尸故吏奔匿網

政術部

尉監頓函卷二百三

張卹

為瘞說乃去歸唐官太子少保尚書詹事憲女
娶居綱厚卹之及綱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
視其

孤交者雖沒視其孤不少衰
解腰金續文獻通考曰
宋趙閱道知趙

州歲大歉公集富民誘以賑濟之義自解腰
間金帶置庭下于是施者雲集全活甚眾
出俸粟

宋史林慄以祕書省校書郎知常縣歲大饑富人閉糴
以邀價慄出俸粟庭下勸士豪輸數千石以飼饑者

代婚嫁事文類聚曰柳仲郢父子仕更九鎮屢為京兆河南尹每旱潦必貸價蠲負里無逋家衣

冠子女不能自歸者代資喪郭元振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緣

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乞假不禁他遷唐書張延賞為淮南

以治喪元振舉以與之無少吝
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視以為活

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為乃具舟遣

之敕吏為修室廬已逋
債而歸者更增于舊
虛張平糴宋史畢仲游字公

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饑也揭諭境內曰郡賑

施與平糴若干萬石實虛張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

發廩凡民就食者十七
餘萬口無一人去其鄉

示糠餅

元史延祐間蓋苗登
進士第授濟寧路單

州判官歲饑白郡府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戶部
以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

率食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
乎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貸佃人

宋史李燾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常言社倉之置僅
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哀穀立倉

以貸

旌義民

明紀事本末宣德五年江西淮安饑吉
水民胡有初山陽民羅振出穀千餘石

賑濟命行人齋璽書
旌為義民復其家

安流民

事文類聚曰富弼知鄆
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

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
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千餘萬間散處

其人山林河澤之利可取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
得禁凡活五十萬人募為兵者又萬餘人前此救災者

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多致疾疫或待次數日不食
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天下

傳以
為法
親至郵谷

宋史李道傳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
公事條上荒政與漕臣真德秀賑饑

政術部

開監貢白卷二百一

賑卹

三

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郵窮谷必至攝宣州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諸郡翕然應命人蒙

其分賑其鄉劉清之調萬安丞時江右大稔州縣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

內耳外鄉遠民豈能奉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餓死在我有政使大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

地為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為主之規畫防減抑開民甚賴之帥龔茂良以救荒實迹聞于朝

米價續文獻通考曰明周忱巡撫直隸初至蘇州屬大饑抑其直勿糴且給言吳中米價高甚用是三省大賈

販米數百艘集吳中忱乃下令盡發官廩貸民半收其直城中米價驟減各賈進退兩難只得賤

糶沈復推牛灑酒謝之各賈大歡而去興役濟民范仲淹守杭值歲大稔縱民競渡日張宴湖上自春至

夏富民空巷出遊又詔僧修寺及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核其不郵荒嬉遊無節公乃條敘所以

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無者是歲兩浙無流民授醫宋史仁宗哀病者之良醫為頒慶曆善救方知雲安

藥軍王端請官為給錢和藥予民遂行于天下嘗因京

師大疫命太醫和藥內出屏角二本折之視之其一通
天內侍李舜舉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
姓竟碎之置坊院宋制凡鰥寡孤獨癯老疾廢及貧乏不
能自存應居養者以戶絕屋居之無則
居以官屋以戶絕財產充其費不足則給以常平息錢
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
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縣
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斂
貧者樂而富者擾矣

賑卹二 擅賑貸附

原 振廩 楚大饑莊公乃自廬以往賑廩同食 竭粟 宋

子鮑禮于國人宋 愍飢寒 後漢王望為青州刺史行

出所在布粟賑給之上欲 貸喪祭 漢王莽時人欲祭

罪之鍾離意云云乃赦之 無滯積 傳曰晉

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祭祀 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依周禮也

政術部 崇寧頁白卷一百三 賑卹

謀息人乃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
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不書貸宋饑司

請出粟以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饑人叔向
舍償

積晉王長文字德濟太康中蜀土荒瑾開倉賑貸長文
不謝

而止要利晉張駿境內饑譚祥時出倉穀貸取
子

皮一鍾鄭饑人未及麥人病子皮以
陳氏二量傳陳

施於人人歸之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
民也厚謂陳氏二量皆登一焉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

匡乏匡救賑窮 儲蓄 虞災 擅賑貸原汲黯

矯制漢河內饑父子相食汲黯使至河
劉頌除名劉

字子雅奉使于蜀表請振
貸不待報而行乃除名也
王蘊左降晉王蘊字叔仁

免官士庶請闕特左降晉陵守
鄧攸免官鄧攸字伯

守表賑貸未報
開倉坐免官

仲謀以身救人

第五訪字仲謀為張掖守歲饑開倉賑給

給吏爭欲上言訪曰若須奏報是棄人也寧以身救百姓上嘉之

仲黃含笑入地

韓

字仲黃為長開倉賑贍民主者謂不可詔曰以此伏罪含笑入地太守知詔名德不坐

增惠出

一尉唐書貞半千調武陟尉歲早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

大怒因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讓之曰君有民不能卹使惠出一尉尚可罪耶釋之

詰責

參軍

韓思復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勅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為盜賊

州不

矯發他儲

宋史程師孟提點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賑民不足即矯發他

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饑者盡死矣竟發之

不罪擅發

元史王克敬除江浙

行省都事番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倉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番陽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為

仁而吾為類為不

先貸後奏

明紀事本末洪武二十

政術

六年詔戶部諭天下有

賑卹

二十

洪金卷一百一

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廩

先給後聞

宣德初河南新安

借驛糧千石賑救秋成償還

知縣陶鎔奏民饑

法饑荒必申報賑濟民饑死久矣

截留網運

宋史洪皓為秀州錄事州大水

其專擅也

會浙東網運常平米四萬過城下皓遣吏鎖津柵請守

使截留守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寧以

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亡何廉訪使王孝竭至郡曰

平江民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有向也守具以對孝

竭曰違制之罪請為君脫之呼吏寫奏皓曰食猶未足

求糴

州縣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君但勿憂吾寧獨坐罪

議發封樁山堂肆考曰范堯夫知慶州饑殍滿路官

原禮

傳曰京師來告饑魯侯為

正

于齊諸侯相歸粟

正也告然後與

古制

國語魯饑臧文仲請糴于齊公曰誰使文仲曰卿出告糴古之

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遂以堂圭玉磬如齊

告糴曰敝邑薦饑大懼殄周公魯公之命祀而獲戾不

忝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

私行穀梁臧孫辰告糴

紆執事救敝邑使能供職

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非正也故舉臧

孫辰以為私行也注云為內諱故不言使若私行也

無蘊年

蘊年為蘊蓄年穀而閉糴也

歸粟

于蔡

以周亟

閉糴於秦

傳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

增糴

宋史太宗恭儉仁愛勸民務農重穀又置常

廣渾化之制而常平

歲糴

張詠治蜀歲糴

增價以

惠民倉殆遍天下矣

糴趙抃知越州揭榜於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

糴于米商輻輳越之米價頓減民無饑死賑糴

紹興三十一年民多艱食詔臨安府并屬縣以常平米

減時價之半賑糴十日輔近郡之民令諸州以常平錢

政術部

尚監貢

求糴

二

賑之元史至元二十二年始行賑糶之法于京師分

遣官吏發海運之粟減其市直以賑糶焉成宗時以賑

糶多為豪強嗜利之徒用計巧取弗能周及貧民平

于是令有司籍貧乏戶口之數勅實以賑糶焉

糶宋史臨安府又有平糶倉舊貯米數十萬石糶補循

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糶黃幹知漢陽軍值歲饑

糶倉遇米貴平價出糶告糶糶客米發常平以賑制

買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糶幹報以乞候幹罷

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糶于制司荒政具舉

抑價續文獻通考曰明成化六年將京通二倉糧米
殺京城閉糶之禁唐書崔俊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
米價不卹也侵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糶以重困民
削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資物益饒宋史理宗朝撫州
饑起黃裳知其州單車疾馳申約富人蓄老集城中無
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揭于市坐驛舍
治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目損請于朝給爵旌勞
者而後入紹興時詔閉糶者斷遣侍御史周祕言許

以斷遺恐貪吏懷私善良被害宜戒
守吏多方勸諭務令樂從爲便從之

原匡困 資無

同卹災危 備救凶患 匡救其災勿虛其請 幸

災斂怨安可蘊年 凶年補敗或闕於宿儲 善隣卹

災方資於乞糴 災維代有宜酌義於泛舟 仁必矜

無豈忘情於歸粟

帖白

興利

原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

漢書召信臣遷南陽太守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

農行視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闕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信臣爲民作均水

約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爭 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

漢書荊州刺史奏召信臣

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

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魏志劉馥子靖出爲

河南尹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

必先富民

管子云凡為國

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民貧則難治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也

入務利民

春秋云晉侯出

定襄王入

開澮興造民賴其利

崔氏集崔瑗為汲令有澤田不殖五穀瑗

為開澮興造蒲萑之地

稻田歲增民賴其利

魏志鄭

更為沃壤民賴其利

開道通溝民

得其利

召信臣詳上

嚴使儲水百姓為便

東觀漢記庶范字叔度為蜀郡

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嚴使儲水百姓為便

開治稻田百姓殷

富田又云張堪為漁陽太守開治稻田八千餘頃百姓于是殷富

興鴻郟陂常以豐

熟又云鄧晨為陳留郡興鴻郟陂澆郡稻常以豐熟兼流給他郡詳太守

教民糞種

之書云昔湯有旱災伊尹作區教民糞種乃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為之收至畝四十石

教

民牛種

續漢書任延字長孫為九真太守教民牛耕鑄作田器民以利用之

益蓄菱芡

漢書龔遂為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伎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

斂益蓄果實菱芡勞徠循行郡中皆蓄積吏民皆富實詳太守

育養漆園

魏志嶺南太守

傅方到郡以來育養漆園之樹念存軍國用心纖微

治作水排教化大行

張璠漢記

曰杜詩為南陽太守治作水排教化大行號曰杜母

因流為排利益三倍

魏志韓暨

為監治謁者舊時治作馬排每一熟食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于

前詳斥鹵生稻梁

呂氏春秋云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決漳河灌田鄴民大怨欲籍起

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曰鄴有聖令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

鹵生

涇水長禾黍

詳涇水

蒲萑之地更為沃壤

崔瑗詳前

曩之鹵田化為甘壤

蔡邕京兆樊君傳云曩之鹵田化為甘壤熙怡悅豫相與謳歌

增 耦耕法

唐書高宗朝王方翼以功遷夏州都督屬

省而見功多

均水法

戴叔倫試守撫州刺史民爭

無棣渠

薛大鼎以功遷滄州刺史無棣渠久廢塞大鼎

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

平津堰

李吉甫以宰相出

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卑下不能居

水利

圖 宋史程師孟字公開徙知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

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入

補闕柳

唐書辛

右補闕為彭州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

因高築

障 韋景駿歷肥鄉令縣北頽障連年泛溢舊防迫漕渠

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為

毀礅決水

元史耶律伯堅

西有塘水觀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為磴民以失利伯堅

命毀磴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

置磴仍以其事聞修陂渠以復舊迹宋史趙尚寬字

省部著為定制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

安仁子也嘉祐中以充役議者欲廢為邑尚寬

代亂田不耕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為邑尚寬

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

圖記得漢名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

田萬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

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

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為膏腴尚寬勤于農政治有異等

而王安石蘇軾作城安慶以固疆禦黃幹知安慶府

新田新渠以美之

以備戰守即日興工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

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城成會上元張

燈士民扶老攜幼有老嫗百姓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

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為

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後二年

金人破黃州淮東西皆震動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

興利

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
謂曰不殘于敵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

鄰州導

水圖

肅州若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大司農官欲奪水

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
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為災伯堅陳其形勢圖其

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都

海上澄清錄

宋史紹興中

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

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唯朱唯地產苦

為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民尤苦之與之
皆為榜免其他利疾罷行甚眾瓊人次其事為海上澄

清錄 遂無凶年

唐書王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海塘

約為水令

民賴其利

宋史陳堯佐知并州每汾水暴

數萬本作柳

築堤修堰舉以利民

張綸有才略所至

制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入海又築漕河堤除江淮
里于高郵又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

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復論者難之以為濤患息而蓄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患少豈不可耶表三請願身自執役兼權知秦州卒成堰民利之

瀕海廣瀉並為

膏土

元史烏古孫澤罕元末為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雷州地近海潮汐醵其東南陂塘鱗鹵農病焉而

西北廣衍平袤宜為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堤場三溪瀦之為斗門七堤場六以制其贏耗為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支別為牘時其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並為膏土

方略

原方略耳目發伏禁姦

漢書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為京兆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

治有方略為民興利

又曰召信臣舉高第遷上蔡宰視民如子遷南陽太守其治如

在上蔡為人勤

長於計策功費約省

漢官儀云成帝時王延世以校

政術部

計監貢

方略

尉領河隄詔曰東郡決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立

寨改為河平元年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以延世

為光祿寺大夫秩二千石以一警百吏民恐懼漢書尹翁歸為東

警百民皆恐懼改行自新以便宜從事以息盜賊遂曰臣聞治亂

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

御史且無拘繩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有益任之方晉中興書琅邪諸葛錄云忻字道明為會稽

太守臨行上為置酒謂之曰今日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

以君有益任之方足以相屈也西門豹為河伯投巫

於河詳縣宋均為唐山娶巫家女東觀漢記宋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

有兩山名曰唐后山有神祠眾至共為嫁娶皆取百姓男女不復要娶巫家女百姓患之長史莫敢改之均乃移書曰自今已去當為印綬示劫原太守有三人劫山娶巫家女其後乃絕印綬示劫郡界持三人以為質敞聞之自往誦劫所曉諭之曰釋質太守釋汝乃解綬印以示之曰大夫不敢欺賊釋質

自首遂解縱之遂自
勅詔復其冠履如故
破械遣囚魏志田豫為南陽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

前太守收其黨五百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慰諭
破械遣之諸囚叩頭願自効即相告語一朝解散

犀厭水蜀王本紀云江水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

里聽民輸芋汝南先賢傳云袁安為陰平長民饑

除藻飾割浮費又云應華為將作大匠發賴遇賢令

謝承後漢書彭修字子陽海賊丁義欲向郡內驚惶

不能捍禦太守聞修義勇請守吳令身與義相見宣國

威德賊遂解去民歌之口時歲倉卒盜賊風俗頗革

縱橫大戟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後漢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介子推焚骸有龍忌

之禁咸言神靈不樂舉火每冬中輒一月寒食歲多死

者舉既到州作書置子推廟使桴鼓希鳴市絕偷盜

還溫食于是風俗頗華詳寒食

詳京增耳目方略宋史英宗時李清臣出提點京東

兆尹刑獄齊魯盜賊為天下劇設耳目

政術部

方略搜捕且盡

治多方略

唐書德宗朝戴叔倫選容管經略使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

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賜之

無他方略

吳少誠拒命詔合十七鎮兵討之以韓全義為淮西

行營招討使諸鎮兵皆屬全義無他方略號令悉稟監軍每議攻戰官暨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詆訾

不能

禦賊方略

明紀事本末正德時許遠為山東樂陵令流賊劉六劉七等橫行河北達

修城濬隍踰月而成又使民家家各築牆高踰屋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俟于竇內其

餘人皆入隊伍令守號令視旗鼓進退違者無赦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舉旗伏發賊火無所施

兵無所加盡擒斬一切呵止唐書宣宗時黃播為京

之自是賊不敢進一切呵止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

出入屬鞭佩劍姦人冒之以剽劫又勳戚家馳令相

告捕宋史張栻知江陵府湖北多盜往往縱釋以病其令其黨得相告捕以挺身叩壘唐書劉漳為京兆少

除罪羣盜皆遁去

爲割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鈔請遣使諭釋之詔潼就

館而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潼就

至辟撫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書

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爲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身至辟

根附嶺撫諭倩等大喜歸所掠出降雖諸洞素反覆者亦牽連

外平舉沒占田右占田諭制敦頤遷洛州刺史有豪

以賦燒薙壕草宋史辛仲甫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

貧民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草深意可藏伏拊納逃

命燒薙之兇黨疑謀泄有自首者乃擒之卒程顯出爲鎮寧軍判官程昉治河取澶卒入百而虐

卒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顯曰彼逃死自歸弗

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落門拊勞撫定流

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踴而入具以事上

民明紀事本末鄭陽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又多曠

土山谷阨寒林菁蒙密爲流民窟穴成化間流民無

慮百萬劉千斤李鬚子構亂荆襄白圭項忠相繼勦滅

每至歲饑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乃命原桀經略鄖陽

政術部

方略

卷一百三

五

撫定流民傑乃增置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至宣朝廷德意問民疾苦于是籍流民得十一萬餘戶遣歸故土

者一萬六千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為計丁力令開墾為永業割地三省設置六縣而鄆

陽嚴然揭方治蠱宋史趙尚寬知忠州俗畜蠱殺人重鎮焉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索為

蠱者窮治真于造舟計直張齊知處州嘗欲造大舟理大化其俗幕僚不能計其直齊教以

造一小舟量其尺片言定變政和時蕭振調婺州兵寸而十倍算之曹兼功曹時盜賊所在

獨獨娶卒揚言欲叛以應賊有一軍官素得軍志守疑而罷之羣卒數百人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即往羣

卒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厲色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邪急釋械當為

汝言眾拜謝而去太守由亟出慰勞李舜臣調邛州是益相信事悉與謀之李舜臣調邛州

民千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區處檢防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為亟出慰勞之

亡匿復業唐書李傑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為豪力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檢防

亡匿復業者十七八

按墾廢田邑開如初

徐申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

以縣為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犁墾發以所收之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開如初

勸課

原興教勸學

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興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

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正學為基

潛夫論云凡為治之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夫為國者以

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

起學成都

漢文翁為蜀郡執經

教授

魏志杜畿為河東太守冬月修戎講武日開學宮親自持經教授郡中化之

勞農勸

民

禮記月令云孟夏之月令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謹案重農故勞勸之

命農勉

作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命農勉作無休于都鄭元注急趨農事

巡其稼穡

周禮遂師職云

其民以救其時事

勸民農桑

名信臣詳興利

教民織履

東觀

漢記范克為桂陽郡俗不種桑無蠶織之利民情少履冬皆以火燎克為令屬縣教民種桑柘養蠶織履數

年之間大

教民紡績

崔寔傳云寔為五原斥賣儲時為作紡績織維練緼之具以教

賴其利

免寒苦

魏郡太守百姓之

材木乃課種榆為

王景教廬江種桑

東觀漢記建初八年王景為廬

江太守乃教民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毛詩甫田篇云

饋田飯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謹案嗇夫

星言夙駕

說于桑田

毛詩定之方中云鄭元箋云星雨止見也夙早也衛文公于雨下欲主駕欲往說于桑

田教民稼穡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毛詩七月云傳

急務農之人

農無廢業野無空地

新序

箋云爾汝當晝日往取茅

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

相 **增興學校教耕織** 唐書韋丹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遊興學校民貧自鬻者

鄭 贖歸之教種茶 **崇學校勸耕桑** 元史至元二年李德輝為太原守至郡崇

學校表孝節勸耕桑立社倉一權度凡可 **興學校治** 以阜民者無不為之嘉禾瑞麥亦出其境

水利 明紀事本末沐英鎮雲南興學校治水利墾田一百一萬餘畝教化大行雲南遂為樂土 **興**

學校修屯田 太祖以吳良為江陰守將興學校修屯田境內帖然 **興復學宮** 元史

世祖時段直為澤州長官興復學宮迎儒士李俊民為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以通經被選者

百二十 **講教生徒** 唐書大曆初張鑑出為濠州刺史政調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

去州升明經 **賞農器** 元史泰定間呂思誠改景州舊縣尹差民戶為三等均其徭役

勤敏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 **給耕牛** 唐書

代宗時以關輔多事後百姓貧田多荒第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課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時袁高為給

政府部 勸課

事中請不滿五十畝者
兩戶共給一牛從之

絃誦聲

元史楊景行字賢可
登延祐二年進士授

贛州路會昌州判官乃創學舍禮師儒
勸民斥腴田以饒士絃誦之聲遂盛

農桑鼓

明紀
事本

末太祖令民每邨置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
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之不督者罰

勸力田

唐書崔衍調清源令
勸民力田懷附流亡

教樹藝

元史姚天福遷山北道
按察使其民鮮知稼穡

天福教以樹
藝皆至蕃富

拔茶種桑

明紀事本末太祖曰昔人
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

月朔讀法

洪武初監察御史睢稼請命
府州縣長吏月朔會民讀法

刺史行春

縣令勸耕

宋史真宗時陳靖條上請刺史行春縣
令勸耕靖平生多建畫而于農事尤詳

原

崇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

張衡南陽文學儒林書贊云
南陽太守上黨鮑君愨文學

之弛廢懷儒林之陵遲
乃命匠修而新之云云

田修理賜之以巨觴田蕪穢

戮之以柔桑

使習壤者相澤仁才者播種

並陳思王
籍田論

能明農事者置黃金一斤使蠶不病者置黃金一斤

管子

一農不辦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一年

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

人

並管子

登金商之館察田夫之私者

陳思王籍田論

得民

原

留蓋

蓋寬饒左遷衛司馬躬行士卒廬室疾病者身自相循歲盡交代衛卒數千皆叩頭自請復留

共卒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以是顯名也

借寇

寇恂詳太守

能勞來

鴻雁美宣王也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曰維此哲人為我劬勞

謹待遇

宣詔二千石云嚴教

吏謹待遇無令失職之業

扶車流涕

韓延壽棄市吏人數千送至渭城老小扶車轂奉酒炙延

壽不忍逆人人為欲使掾吏分謝莫不流涕

守闕號泣

趙廣漢為京兆下獄吏人或言臣生

政術部

政術部

得民

無益縣官願代京兆

死使得牧養小民

吏願僵仆漢趙廣漢以和顏接士待遇殷勤發於至

誠吏皆無隱願為

人恐失之倪寬為內史牧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

故租多不入以負租當免人聞當免恐

以貴下賤易

失之大家車牛小家擔負課為最也

以俗教安司徒以十二教以俗教安則民不偷注俗土地所生習

得民也

以養萬民以保息養萬民六曰慈幼

以道安人周禮保氏以道安人保安也

視民如傷傳

安堵如故漢高入關吏人安堵如故

老者安之論

黎民懷之

書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侯君去必死侯霸字君房為臨淮大尹

詔徵百姓遮使者車乞留相戒

廉叔來何暮廉范詳

增還鎮

唐書崔園徒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乞留詔檢校尚書右僕射還之

斷橋

宋史孝宗時王十朋出知饒州復移夔州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眾葺斷

橋以王
公名之
取華
唐書憲宗時崔戎為華州刺史徙充海

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鞞時詔使尚在民泣請使請白天

子句戎還使許諾戎悉責其下眾曰留公而天子怒不

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
構祠
呂誼在朝不

夜單騎亡去民追之不及乃止
荆州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

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譔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

及歿吏哀錢十
守前政
袁滋為華州刺史民愛向之

萬徒祠府西
名為左金衛大將軍以揚於

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論曰吾
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真
元史張起巖弱冠以察舉為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
缺移攝縣事久之聽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教

諭為真縣尹
受紙百番
唐書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

吾屬何患焉
歸吏以紙萬番驥之暹為受

百番衆歎曰昔清吏
以姓字子
韓愈初為陽山令有

受一大錢何異哉
愛在民民生子多以

其姓
至誠感天
宋史王十朋凡歷四郡所至布上恩

字之
恤民隱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

政術部
得民

僚屬間有不善反復告誡俾之自新民輸相俾自繫量
 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温詞曉以理義多退聽
 者人無不繪而祠之去之日老釋攀留涕泣越境以送
 之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而雨湖積霖入境即霽凡
 禱必應誠不獨感人
 而亦動天地鬼神
 歡聲動地復知泉州迎者塞路
 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
 狄使君活汝豫州刺史時越
 而出城中歡聲動地
 千兵敗支黨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陳其誑誤
 至此詔悉譴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
 相與哭碑下
 真直院至矣宋史真德秀宦遊四方所
 齋一日乃去
 至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
 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湏洞奔擁出關
 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

不拾遺

原

繫樹

魏邠原得遺錢拾以繫樹枝人以為神人繫
 錢逾多謂之神樹祀之原恐成淫祀乃辨之

守劍

後漢王烈在鄉里教化行人有盜牛者主得之盜
 曰我將改勿使王烈知也烈聞遺布一端後父老

遺劍于路至夜尋求見一人

牛屬稚子

王渙字稚子為温令清商

守劍工路問之乃昔盜牛者

人露宿于道放牛

樊暉字仲華為天水太守嚴猛道不拾遺行旅

者輒云屬稚子

至聚衣裝道旁

得遺尋主 後漢劉矩為雍丘令有得遺者皆推尋其主而還之

云云以付樊父

得遺詣吏 益部閻憲為綿竹令杜咸夜得遺裝詣吏曰縣有明府能不慙心

何並

為長陵令

卓茂 為密令道不拾遺

增道不舉遺 唐書郭震拜涼州都

督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開屯田稻牧豐衍支詹

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令行禁止道不舉遺

未嘗

拾遺

張允濟任隋為武陽令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

得袍舉政尤異

道無掇遺

高宗時郎餘慶為萬年令道無掇遺遷御史中丞

路不拾遺

宋史乾道中楊簡知樂平縣興學訓士邑人以訟為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

境不藏盜

曾公亮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為政有能聲盜悉竄他境至夜户不閉嘗有使客亡橐中

政術部

拾遺

不拾遺

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
盜殆從者之廢耳索之果然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政術部十

考績
佞邪

弊政
貪暴

亂政
貪冒

誦政
掊剋

政不一
暴虐

亡微

考績一

原杜氏通典曰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

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漢元帝建昭中西
羗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召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
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
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事房奏考

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轉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

除二尉負其臬率相準如此法

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

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嚮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爲不可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爲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房自請願無屬刺史

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

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

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

府爲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
焉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
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務伯名恕以爲用不盡其人
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
盛制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曜而課試之要
未立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
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
之佐殷周無資伊呂之助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
爲掇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
興濟濟之理臣以爲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

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
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
一體而資相成也後考課竟不行 晉武帝泰始初務
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元凱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
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
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
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後倚明哲之輔建忠貞
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
咨博訪敷奏以言及至末代不得紀遠而求於密微疑
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

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笞
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
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
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
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
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
案共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
優多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
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
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 後魏孝文

法鑑錄卷之三十一
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
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出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
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
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
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
惡上上者遷之天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
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獎勸後
帝臨朝堂顧謂錄尚書燕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
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
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大通帝又謂

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略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

以充劇使乃于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
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課煩以少上乖天澤
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況後任事上中者
三年昇一階況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
自古通經今以況前六年昇一階檢無僭犯倍年成級
以此推之明以況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夤又論曰方
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旣而限滿代
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
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
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

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僚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閑以同僚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

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 唐考課之法有德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於鎮防並據職事自爲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爲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爲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

職事麤理善最弗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爲下
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爲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
爲下下若干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
狀可矜或雖不成殿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
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

戶爲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

增戶口
謂課丁

率一丁同一戶法增不課口者每五
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其州戶口不滿五

千縣戶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戶法爲分若撫養

乖方戶口減省者各准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

謂
及

不課並
准上文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爲十分論

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

此謂永業口分之外別能墾起公私荒田者

其有不

加勸課以致減省者

謂永業口分之內有荒廢者

每損一分降考一

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今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謂所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猶應于見在之內比較其尤善者以爲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爲上上其次爲上中其次爲上下則中人以上

可以自勸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覩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弊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

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勤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論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禮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情敦龐未淳乎

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或
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
旬月升擢令長今日既上明日部內有犯名義者即坐
之不其速歟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
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爲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敕
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升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
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爲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
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
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增

續文獻通考曰宋初循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

江表考卷之三十一
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
歲月敘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
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
七年始得遷秩 凡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爲一
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爲第四考已
書之績不得重計初著令州縣戶口準見戶十分增一
刺史縣令進考若耗一分降考一等 建隆三年又以
科賦有欠踰十之一及公事曠違常有制受罰者皆如
耗戶口例降考吏部南曹又舉周制請州縣官益戶增
稅受代日並書于籍凡千戶以下能增百戶減一選減

及三選以上令賜章服主簿升秩進階能歸復逋亡之民者亦如之是年縣始置尉頒捕盜條給以三限限各二十日三限內獲者令尉等第議賞三限外不獲尉罰一月奉令半之尉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停官 太宗

勵精圖治遣官分行郡縣廉察官吏河南府法曹參軍高丕等皆以不勝任免官復詔諸道察舉部內官第其優劣爲三等政績尤異爲上職務粗治爲中臨事弛慢所涖無狀者爲下歲終以聞先是諸州掾曹及縣令簿尉皆戶部南曹給印紙曆子俾州郡長吏書其績用愆過秩滿送有司差其殿最詔有司申明其諸州別給公

據者罷之判吏部南曹董淳言有司批書印曆多所闕略令漏書一事殿一選三事降一資自是職事官依州

縣給南曹曆子天下知州通判京朝官釐務於外者給

以御前印紙令書課績

特蔣元振知白州爲政清簡民甚便之秩滿衆輒請部使乞留

凡十有八年未受代姚益恭清白有才幹知鄆州須城縣鞭朴不施境內大治淳化初採訪使各言其狀下詔褒嘉賜元振緇三十疋粟五十石賜益恭緋衣銀帶緇五十匹四年始分置磨勘之司

審官院掌京朝官考課院掌幕職州縣官廢差遣院令

審官總之乃詔郡縣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居官廉恪

莅事明敏鬪訟衰息倉廩盈羨寇盜剪滅部內清肅者

本道轉運司各以名聞當驛置赴闕親問其狀加旌賞

焉其貪冒無狀淹延鬪訟踰越憲度盜賊競起郡內不

治者亦條其狀以聞當行貶斥

時以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

知審官院考覈功過又以判流內銓翰林學士蘇易簡知制誥王旦等知考課院重其職也

真宗即

位命審官院考京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引對磨

勘自此始景德初令諸道辨察所部官吏能否為三等

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

聲者為次畏懦貪猥為下仁宗尤矜憐下吏嘗曰州縣

秩卑而長吏多鈞撫細故文致之法使不得自進朕甚

憫焉宰相王曾曰引對時陛下酌其輕重而稍擢之則

下無滯才矣

選人有束鹿縣尉王得悅歷官寡過書考最多而無保任者帝察其孤貧特擢為大

理寺
丞

慶曆三年從輔臣范仲淹等奏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其後知諫院劉元瑜以爲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廉恥乃罷之英宗治平三年考課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等降監淄川鹽酒稅務坐考劣降等自田始考績舊審定殿最格法自發運使率而下至於知州皆歸考課院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爲據至考監司則總其甄別部吏能否則以採訪才行合二事爲課悉書中等無高下神宗即位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責實監司所上守臣課不占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璽書

獎勸之若監司以上則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凡縣令之課以斷獄平允賦入不擾均役平盜勸課農桑振恤饑窮導守水利戶籍增衍整治簿書爲最而德義清謹公平勤恪爲善參考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尤殊絕者別立優劣二等歲上其狀以詔賞罰是時內外官職各從所隸司以考覈而中書皆置之籍每歲竟或有除授則稽差殿最取其尤甚者而進退之熙寧五年遂罷考課院間遣使察訪所至州縣條其吏課凡知州通判上中書縣令上司農各注籍以相參考惟侍從出守郡聽不以考法朝廷察其治焉 紹興二年初詔

監司守臣舉行考課之法時郡縣數罹兵燹又命以戶口增否別立守令課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分三甲置籍守倅考縣令監司考知州考功會其已成較其優劣而賞罰之乾道二年廷臣上言國朝盛時有京朝官考課有幕職州縣官考課其後爲審官院爲考課院皆中書或兩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賞罰望遵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日別給御前曆子如薦賢才爲幾人若爲治錢穀若爲理獄訟興某利除某害合爲條目每考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代還使藉手陛見然後詔執事精加考覈其風績有聞者優與增秩所蒞無狀者罰之無赦

則賢者効職而中下之才亦皆強於爲善矣帝乃命經筵官參照累朝考課之法講而行之 寧宗以郡國按刺多徇私情遂倣舊制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一司歲終各以能否之實聞于上以詔升黜 遼暉宗統和九年詔諸道舉行能察貪酷 金考課法凡內外官之政績所歷之資考更代之期去就之故秩滿皆備陳于解由吏部據以定能否又撮解由之要于銓擬時讀之謂之銓頭而書于行止簿行止簿者以姓爲類而書各人平生所歷之資考功過者也 章宗嘗問近臣考課法今可行否右丞相夾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煩則有

司難承用耳尚書右丞劉瑋曰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實今提刑司體察庶能賊濫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議設法恐涉太煩 泰和四年定考課法准唐令作四

善十七最之制四善者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名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者一曰禮樂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二曰賦役均平田野加闢為牧民之最三曰決斷不渝興廢當理為判事之最四曰鈐束吏卒姦盜不行為督領之最五曰案部分明評議均當為檢校之最以上皆課縣令簿丞警巡使副錄事司候判官也六曰詳讞合宜咨執當理為幕職之最七曰盜賊消弭使人安靜

爲巡捕之最八曰明于出納物無損失爲倉庫之最九
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爲學官之最十曰檢察有方行
旅無滯爲關津之最十一曰隄防堅固備禦無虞爲河
防之最十二曰出納明敏數無濫失爲監督之最十三
曰謹察禁囚輕重爲怨爲獄官之最十四曰物價得實
姦濫不行爲市司之最十五曰戎器完肅捍守有方爲
邊防之最十六曰議獄得情處斷公平爲法官之最十
七曰差役公平盜賊止息爲軍職之最凡縣令以下三
最以上有四善或三善者爲上陞一等三最以上有二
善者爲中減兩資歷三最以上有一善爲下減一資歷

宣宗時御史中丞李英上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於激濁揚清獎進人才耳近來改定四善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大定間數遣使分道考察庶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效庶幾人自勵以爲國家用納之 元世祖至元八年詔舉守令以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備者爲上選陞一等四事備者添一資三事有成者爲中選依常例遷轉四事不備者減一資五事俱不舉者黜降一等三十三年增課守令式於八年所定五事外又增以課勸農桑克勤奉職者陞獎其怠於事者笞罷之

二十八年詔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每道仍設
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
民事錢穀官吏奸弊一切委之俟歲終省臺官遣官考
其功效 武宗至大二年令州縣正官以九年爲任三
年給親民長吏考功印曆令監治官歲終驗其行蹟書
而上之廉訪司御史臺尚書禮部考校以爲黜陟 仁
宗皇慶元年御史中丞郝天挺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
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
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
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

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
候任滿考績方許選調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奸之弊
從之 明洪武五年勅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
桑學校之績十一年諭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
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
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
坐有過而不稱者爲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
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十七年吏部尚書俞胤定考
績法 凡官負任滿考覈及朝覲考察各有定制若因
事考察間一奉行無常例 世宗嘉靖十年吏部言祖

宗舊制在外有司官貪九年考滿稱職者給與應得誥
敕至正統十四年奉有詔書事例凡外官曾經撫按官
舉保果有卓異政績者不拘三六年考滿先與應得誥
敕旌異蓋九年例得封贈者所以待常流三六年先得
旌異者所以優異等

考績二

原廢置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取其
吏注云廢退其不能者進置賢能者也

誅賞

王昶字文舒詔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唐虞有黜陟之
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
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昶王明於任賢略舉黜
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綱紀故能不可知也

會政

周禮計會政事

稽功

又曰責實稽其功事

連最

連最

相蒙

能否 察羣吏 周禮天府凡官府鄉州及縣都鄙之治

相索 中調其職簿書之要也 考眾官 杜恕為黃門侍郎

舉郡守 以外眾官恕上疏言州郡考功皆有事効然後察

安有大臣守職 不當但以其職考課 齋閔 朱博為琅

憂公 其有盜游獵王卿盡力捕得五十人博移書曰王卿

明度量 谷永書以明度量以定德 三歲大計 周禮太宰

大計 羣吏之治 三年大比 以考羣吏而廢置 崇德

黜惡 禮 稽功底績 書底致也 盧毓考課法 毓曰名

異人 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臣聞古者

敷奏 以言明試以功令考課廢而名譽相進退故直為 劉劭考課疏 魏志劉劭

選舉 先性行而後言才也

課上疏曰官吏考課王政之較然而歷代不務是以理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

舜蕭育為茂陵令會課注考課有第六裁自晚何暇為人言責育救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晚何暇為人言

也傳嘏難劉劭法傳嘏難之朝堂黜陟經濟類

主北巡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自公侯以下有官者以

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為三等人無怨者魏主臨朝堂

黜陟百官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為朕弟居機衡

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又謂尚

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之初其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

由卿不能相導以義今奪卿祿一期又謂左僕射拓拔

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辟今解卿少師削祿一期又謂

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亦應大辟可以白衣

守本官冠服祿卹盡從削奪又謂尚書任城王澄曰叔

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魚尚書于果曰卿不勤職

事數辭以疾可解長魚削祿一期其餘守尚書尉羽盧

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

行之中書詢考宋史真宗時魯宗道言守令去民近而

之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材低

政術部

考績

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

政十常二三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

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

應對以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

倣此庶得良守宰宣更以考升唐書貞元中考功歲

助程化矣真宗從之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改注中上

殿景趙憬自言薦謂憬知過更考升太常伯承慶常考

請降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考升太常伯承慶常考

經濟類編唐高宗時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常考

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

考中下其人顏色自若不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

曰非力所及考中既無喜容亦無媿詞又改曰寵辱

不驚考為天下最唐書路嗣恭字懿範始名劍客以

中上蕭關令連從神烏姑藏二縣考績為天為十郡最

下最明皇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為天為十郡最

世祖時張德輝為河東南北路延策縣令唐書開元

宣撫使二年考績為十郡最手書勞績宋史宋太

之盧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

祖勵精政

事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已奉

寢成苟且之

風

又曰淳化中梁鼎上言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

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

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寢成苟且之風伏惟

下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

議行黜陟之法

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

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

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

課農興學

末洪武五年敕中書命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

違者降罰已而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

之效而長于

激濁揚清宣宗諭吏部尚書郭璉等曰

督運命黜之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奮守甚潔光武擢奮武都郡

丞夫激濁揚清為治之道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

孔奮故東漢多循

不以恢辦為能

吏御其甄別以聞

考績

祖時山西汾州考

平遙主簿成樂能恢辦商稅上曰恢辦是額外取民也

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為能州之考

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不喜擔拾小過宋史韓億為尚書左丞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擔

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

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任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

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以下亦分上下二等為三

望京朝幕職柰何綱之于盛世以上者帝親臨法焉

令三載一考以優劣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以

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者甄別流品為非

甄別流品為非宗前慎由曰惟當甄別流品上酬萬一

琢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

循古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為先臣未知

致理之日慎內外磨勘宋史仁宗開天章閣召二府

由無以對條對范仲淹退上十事一曰

明黜陟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

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上採用之皆以

詔書畫一頒甄別守令明紀事本末宣德五年諭吏

下著為令部甄別郡縣守令上曰郡縣

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爲職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

降璽書
申諭

原詢事考言

程功會課

智效一官

績

成三考

政乃日脩

功惟歲課

帖白

弊政一

原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不躬

不親庶人不信

詩並

誣上行私不可止也

不勝其弊

未能寡怨於人

無憺怛之愛無忠利之教

上人疑

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

禮記

矯誣犯禁

政散人

亡 衆誰適從

晉政多門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

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並左傳

敝邑失政

政

政

弊政

天降之災 善人未勸淫人不懼 亟肄以疲之多方

以誤之

左傳伍員云注曰肆猶勞也

厭政已甚

春秋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

天子告朔於諸侯受乎禘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厭政已甚矣

上有困令

聽讒自

亂聽諛自欺多易自怠恨多無親怨多不克 繁政害

力繁賦害財 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乃不保 淫好破

義言不協民乃不和 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順

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並汲冢周書 上不知無以

利事 下不力無以承順 佐不利無以集衆 卿不

仁無以讓賢 伯不勤無以行令 度之天神則非祥

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

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

周語

靈王太子

晉諫云云 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

以智治國國之

賊也

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福國之

水背源而流竭木無根而不長

北堂書鈔

尊道德

之旨未弘而鉅薄之風先搖 州犂上下其手而楚法

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 上奢靡而望下朴

素力役廣而冀農桑興不可得已

魏徵疏

貪冒者謂能

清貞者謂孤浮沉者爲黷剛正者爲愚位下而驕家貧

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

唐書景雲中監察御史韓琬疏

士人趨進

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

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

宋仁宗時

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

王禹偁疏

命令數

更之弊恩寵濫進之弊賜予不切之弊

尹洙疏

祖宗法

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

宋史靖康時孫傳對欽宗

今之守

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

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

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

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

旱澇預備之具也

以學校言之庠序之士國家資之

以取人才之地也守令亦鮮有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

朝廷首重社學守令徒具文案備照刷而已此守令未

知所務之失也

明紀事本末洪武中葉居升疏

弊政二

原浚恒

易浚恒凶以深刺為常也

官邪

由官邪也

苟簡

之理注苟于權利簡于仁

義

鹵莽

莊子君為政勿鹵莽

許謝錢

張匡坐賊報陳湯訟罪許謝錢二百萬

寫孝經

梁州刺史宋邊患多寇迷理寡學術乃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蓋動諫不從詔責之

不信吏

劉類為弘農守每遣大吏出使隨覆察之白日於屏間闕門夜使幹蕪察諸曹又以幹不足信

皆問吏

王溫舒為中尉減宣在內史事無大小皆問其守官吏令丞不得擅搖以重法繩之

數年一切為小治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為經也經常也

遺禮義

賈誼曰商君遺禮義棄仁

恩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擾鉅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注諄猶罵也

窮人欲

滅天理而窮人欲

不率法

政不率法而制於心

無惻隱

之實

政術部

刑部

刑部

貨行於言

後漢書貨行於言罪成於手

刑放於寵

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

久不聞問

嚴助請為會稽守數年不聞問詔曰問者潤焉久不聞問助謝

多所侵刺

公孫瓚字伯圭常言衣冠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刺百姓怨之

吏

並侵漁

張湯每奏事至日盱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縣官所興未獲利姦吏並侵

漁於是痛繩以罪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莫不指湯

田卒污萊

徹我牆屋田卒污萊

道

殫相望

道殫相望而女富溢尤注殫餓也

上下相蒙

人怨人怨

布常無

藝

藝法制也請寄為奸

增 秕僻

唐懿宗時路巖為相于是王政

解 橫撓

唐書武元衡舉進士為華原令畿輔鎮軍督將皆驕橫撓政元衡移疾去

武將

領刺史

初邠州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此即治府為營吏擾民居相淆謹房瑄謫為州刺史始一切

革 不稱職補外

馬周言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

職始出補外而以德行才術擢

革弊事

宋史方臘起程振謂王黼

者十不得一所以百姓未安

列弊政

乾道中梁克家列弊政四條曰

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

欺罔苟且日久弊深

呂公著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

循默奔競為務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

前代弊政

張

賢為江南西路轉運使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

有地房錢吉州錄江地雖論沒猶納勾欄地錢編木而

浮居者名木場錢皆前

原巧法折律

增辭 侵令致

期弗迪率典弗若于政

並書

怠於其位

愚弄其

民事充政重刑肅俗敞

讒慝弘多

帖白

亂政

原上慢下暴

盜思伐之矣易繫辭

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書

廢

政術部

附錄項白卷一百三十一

轉政 亂政

時亂日書

世亂則學校不修

詩子

不軌不物謂之

亂政

左傳云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云云

夏有亂政

又云鄭人鑄刑書于鼎叔向貽

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晉政多門

又云晉人盟諸侯于平丘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晉人許

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賣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政在家門

又云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云云

上陵下替

左傳

太史

令終古出其圖法奔商

呂氏春秋云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

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

太史屠黍以其圖法歸周

又曰晉

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秦為亂政

漢書張

焚

滅詩書圖籍散亂

史記秦

天下學士逃難

以亂濟

亂大敗天下

董仲舒傳

孔子之道抑孫吳之術興

劉歆移書

長戟請闕

邊境雷動四野風起

息夫躬傳

三輔苦之罵

詈載道

光武紀

瓜分齶切塵消鼎沸

袁宏後漢書

編戶騷

動天下思亂

京室為虛

薛瑩靈帝贊云

天下騷動起為盜

賊續漢書靈帝時

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

典論云董卓遷大駕

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乘勝

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擢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蕩覆王室

典論云初平之

元董卓殺主

帝躬擐甲胄稱無上將軍

後漢靈帝中平五年帝自

稱無上將軍耀兵於平樂觀

四

疾

獻帝春秋

山無暖幹澤無注水

淮南子云夏之法

增疾其長亂

唐書杜鴻

政術部

亂政

漸以宰相鎮兩川時崔旰殺郭英又據成都鴻漸憚其

雄武先許以不死旣見禮遇之不敢加譙責反委以政

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關通貨賄又云元

薦旰為成都尹議者疾其長亂載智略

開果久得君以為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

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擠忠良進貪猥凡

仕進干請不結國不關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國

子弟則謁主書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貪臣聚

斂以圖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唐書劉樹黨恣橫五代

帝即位楊邠史弘肇王章樹黨恣橫專權凌上別置典謁五代史梁太祖得

幸以妻敬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車服驕

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

于翔覆舟自焚宋史張方平疏若新法卒亂天下必

斯人李師中嘗言今王安石者眼多白天變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

羣姦嗣虐毒流四海

朱熹嘗言王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鴛然喪其樂生之心卒

之羣姦嗣虐毒流四海至于

治亂自此而分基業自

此而隳

陳師錫言蔡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此而

分祖宗基業

稱威武大將軍

命山堂別集明正德十年上自稱威武大將

軍朱壽命內閣草制楊廷和不可辭疾不出乃召梁儲

面趣草制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

操劍立曰不草制視此劍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

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

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言草制矣及上度居庸關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宮越歲乃成糜費不可勝計復輦豹房所貯珍玩及巡遊所

誦政

政術部

訓監頁約卷一百三

亂政 誦政

原 銛 籥

漢趙廣漢字子都為潁川俗芻黨廣漢

鈞距

又為京兆善為鈞距以得人情嘗呼亭長

示詐

示人以詐

任詭 誦

間行察俗

羊續字興祖為南陽守當入郡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而已

觀邑里採風俗然後進吏人及

借死狗軍

魏太祖軍中糧少主

令長貪潔良猾盡皆知之也

使吏襲

主簿曰借汝死以謝眾乃斬之以徇軍士

問吏所聞

范甯為豫章守欲遣十五議曹

下屬縣採風俗吏假歸還訊問

事不敢隱

黃霸為潁川遣吏按

行吏不敢舍郵亭食於路傍烏攫其肉吏還霸迎勞曰

甚苦食於路乃為烏所攫盡知其行止事不敢隱也

誦以摘姦

王渙為洛陽令又能

功曹不敢隱

朱博

元為馮翊長陵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博見其殿問之禁不敢隱博笑曰丈夫固時有是馮翊

欲灑卿恥技拭用能自効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
救禁無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以為耳目擢禁連守縣
令久之召功曹責以禁等事使自疏取受欺慢
當斷頭功曹不敢隱博削記使之不敢蹉跌
吏人

為耳目

蓋寬饒為官志在奉公俸錢
月數千半給吏人為耳目

晉文譎而不正

論語

朱博譎不敢欺

朱博每到官輒出奇
譎以示下不可欺也

曾任機譎

唐書劉頤累遷京兆尹任
機譎為政煩碎無大體

騁譎怪

又曰裴延齡資奇
刻又劫于利專剝

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
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也

變詐宋史
楊進

太祖以其樸直厚遇之常受詔巡京師問里間有畜養
禽獸者見必取而縱之罵曰買肉不將餬父母反以飼

禽獸乎太宗嘗令親吏臂鷹雛于市進亟欲放之吏曰
此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善養視小民笑其變詐也

人為

又曰王欽若白真宗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
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

絕倫之事然後可與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蓋有以人
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

政術評

論政

無異也

攜貳其徒

又曰曾鞏知齊州章丘民聚黨郵落

人又屬民為保伍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

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

之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

自首鞏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

使相猜阻

又曰夏竦陰間僚屬使相猜

孫冲為吏所至以強幹稱然任鉤距多得事情

獨能如約

又曰元豐末蔡京知開封府司馬光

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悉改

畿縣催役無一違者請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

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至

治民之末

明紀事本末解縉封事曰簿書

之爾何講

為惇然之

末也

政不一

原 一 卽適從

士薦謂晉獻公云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國不堪貳

傳

一與一奪

季文子謂晉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

朝更夕改

政

衆而惡

國語

政令無常

增 無所統一

唐書哥舒翰守潼關因風痺不能事以軍政委田良丘使王思禮主騎

紛爭詆訾

又云

能事以軍政委田良丘使王思禮主騎

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

紛爭詆訾

又云

韓全義討吳少誠詔合十七鎮兵馬屬之全義無他方

略號令悉稟監軍每議攻戰宦豎十數紛爭帳中小人

紛爭詆訾

又云

奸自異互詆訾

不能決遂廢

政出多門

宋史高宗初立李綱上十事其一曰議本政謂政出

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

之于中書則朝廷尊

依違不決

又曰宋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

同宋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

齊間有所異政事由此依違不決

佞邪一

原 无妄之往天命不祐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有言

有言

政術部

自左頁向來

政不

佞邪

不信 尚口乃窮 比之匪人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易並

無以利口亂厥官 書 盜言孔甘 好言自口莠言

自口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無易由言 耳屬于垣

言之醜也 言之辱也 詩並 君子不以口譽人情疎

貌親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口費而煩易出而

悔 易以溺人 小人行險以僥倖 禮並 巧言亂德

惡利口之覆邦家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巧言令

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不有祝鮀之佞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 罔之生也幸而免 無而爲有虛而

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是故惡夫佞者 遠佞

人佞人殆

並論語

慢易以犯節沉湎以忘本

華而不

實怨之所聚

目動而言肆

左傳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

視

流行遠不安其位

其言僭慢

無信多私

宋元公

姦

以事君吾所能御

左傳叔向云注御止也

齊人執鄭詹書其佞

也 自齊逃來曰佞人來矣

淮南子曰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

極言無度

其口曲媚

曲躬要利並得厥求

面相

誣蒙及爾顛覆

說者流於辨得者亂於辨

安知是

譏諛者乎

越語范蠡謂王孫子曰吾濱于東海之陂龜羅之與處而龜通之與同階余雖醜然而人

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諛者乎

展而不給愛而不仁詐而不智

毅而不勇直而不哀周而不淑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

之亦必及焉

王孫勝

優施謂里克之妻曰主孟啗我我

教茲暇豫事君乃歌之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

集於苑已獨集於枯

晉語驪姬與優施謀殺太子驪姬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

謂里克妻云云

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

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

晉語里克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云云

撓志

以從君廢人以自利 佞心翦翦 謬悠之說荒唐之

言 恣縱不羈

無稽之言

各興心而嫉妬

騷經云衆皆競

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遂內怨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

荃蕙化而為茅

楚辭

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

楚辭天問曰比干何

逆而抑沈之雷開
阿順而賜封之金

明白不進荆棘成林 巧佞在人

賢人滅息 連蕙蒞以爲佩 遇鮑肆而失香 浮雲

蔽悔姦臣浮說 世雷同而炫耀何毀譽之昧昧 視

忠正之何若改前賢之法度 喜躡如之妄詐並北堂書鈔

增佞言似忠姦言似信李沆語 懷張湯之辨詐有盧

杞之姦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蘇轍論呂惠卿 傾險儉薄文

辭淺繆神宗時御史論種明逸 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陳俊卿論

湯思退俱宋史 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

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

如此者元史詩衡疏

政術部

宋監頌卷一百三十一

佞邪

佞邪二

增承意

汲黯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縱不變身奈辱朝廷何

順指嚴光傳阿諛順指

巫媪

宋史太祖時史珪石漢卿用事張瓊輕侮之目為巫媪二人銜

之切齒卒

俳優

又曰徽宗用王黼身為三公位元宰至陪扈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

取悅

逢迎

又曰梁師成黜習文法稍知書政和間得君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

附會

又曰林特天性邪險善附會

多詐不情

合驛事類漢公孫弘齊人多詐不情

口才得幸

元史順帝時哈麻有口才尤為帝所襲幸一日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啜茶於其

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

佞媚為心

唐書王義方彈李義府疏善柔成性

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

佞辭泉湧

又曰

時鄭注權勢熏灼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注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召注至蠖屈

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

手歎曲以金厚遺而遣之

佞而不仁 又曰魏徵疏

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間倫請下之穆伯不應曰問倫

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賞

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

挾詐任數 宋史楊

國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焉用之

竊邪傾險 真姦邪

又曰仁宗嘗謂輔臣曰王欽若

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

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論

久自敗 又曰

曰邪姦之迹雖曰

難辨然久之自敗

益畏其口 又曰太宗頗任趙贊令

十數人為耳目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

問白之太宗以為忠無他腸中外益畏其口

笑其姦

佞 又曰哲宗廢孟后立劉后受冊之日百官仗衛陳於

事上當天心下合人

望朝士皆笑其姦佞

乃今信有佞人 唐書太宗嘗玩

木也字文士及從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

政附部

附益頁白卷二百三

佞邪

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
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
放鄭聲不若遠

佞人

東軒筆記王荆公初為參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
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自喜而為

之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為館職亦在坐曰為政
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
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

貪暴

原 沈涵冒色敢行暴虐 作威作福玉食 害於而家

凶於而國 降割於我家不少延 叨憤日欽劓割夏

邑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並書 正月大夫刺

幽王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 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伐檀刺貪也 終風刺虐也 碩鼠刺重斂蠶食於

人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哀刑政之苛 斂怨以為德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王公侵刻下人不得其所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並詩

率人以暴而人從之不勝

其弊唯戮是聞

棄命專殺不能致順至於用鉞

肆

於人上以縱其淫

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

趙文子云

其虐滋厚子產以為蕙尾

肆其罔極 視人

如草莽艾殺其人

暴骨如莽

反易天常斬艾百姓

叫天之無辜

陳良夫

駟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浸

欲崇侈不可盈厭

政以賄成

干國之紀

何沒沒

也將焉用賄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受焚之功取

貨於鄭 以玉賈罪 強奪商人無所還忌 內寵之

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

左傳晏子謂景公云云

山林

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而虞之非也

穀梁傳

天子受

獻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桓十有五年天王使冢父來求車穀梁傳

曰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云云

君人者必時視人

之所動人之所動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財則貢賦少
勤於食則百事廢 用人之力為已悉矣 財盡則怨

力盡則懟 驕頑之虎見利無親 賄無成事 專利

作威 今爾執政小人惟以貪諛 爵以賄成 飲食

以親貨賄以處接利以合 厚顏忍恥遂非不悛 夏

箴日中不容利人乃以外刺 享一利亦得一惡

晉語曰樂

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匹麗氏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

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

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曰善驚

以遠害利食以忘患君子慎所從也

家語曰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

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云云

增 谿窳之欲惟賄是利

李 府 李林甫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

親既崖穿深阻卒不可得也 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

憤盧 嚴礪為山東節度使貪沓苟得士民不勝其苦

杞

及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稅外加斂錢及芻粟

數十萬 黎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附

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

並唐書

石保吉累授節度使家

世將相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饌品亦飾以綵繡好
治生射利所至峻暴好殺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
齊查道皆知名士嘗械以運糧 慄悍陰刻無所顧忌

王安石子

徽宗時蔡薺出知杭州為政喜怒徇情任刑

太慘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緡禁民與為市乃下其直
強取之 蔡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
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
計也 賈似道酷嗜寶翫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

矣發其塚取之

並宋史

元至元二十八年虎入南城趙

與熹疏言權臣專政之咎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

與熹貧窶有守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虎者邪 內通

貨賄外示威刑

元相阿合馬

仁宗朝內外監察御史四十

餘人共劾右丞相鐵木迭兒桀黠姦貪陰賊險狠蒙上

罔下蠹政害民

並元史

貪冒一

原上貪於利則下叛

鄭元注禮記大學篇

先財後禮則民利

禮坊

貪貨棄命

左傳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安官貪祿

說苑云安官貪祿營

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浮沈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

臣也

貪以敗官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

貪人敗類

詩柔篇

貪受

不祥

左傳

好利不顧

詩清人篇

貪婪無厭

專利不厭

並左

傳

懷辟賈害

左傳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

以賈害也

為富不仁

左傳云陽貨奔齊請師以伐魯鮑文子諫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

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

受祿不讓至於斯亡

詩

違不出境則利祿也

禮表記

蓄聚無厭積禍滋多

國語云子

韋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

聚斂無厭取譏當世

晉中興書謝萬安石弟

聚

斂積實不知紀極

傳云縉雲氏不才子也

有豐富者誣以大罪

後漢書侯覽傳云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

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

多

饗大利猶思不義

左傳子服景伯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非

人其吉惟貨其吉

書問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左傳曰

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僞也惑之

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

後漢崔烈

輸錢

一億萬位至太尉

後漢曹嵩貨賂中官靈帝時輸西園一億萬位至太尉

許芝

每爭肉

魏志許芝每祭肉取百斤猶恨其少

慕容恒賣水

慕容評恒賣水與軍人

公聚朽蠹三老凍餒

左傳云齊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

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

秋日淒淒

百卉具腓

詩四

政術部

食言

貪冒二

原錢愧心

張武為郎中令受賂文帝賜錢以愧其心

金行賂

陶朱公仲男殺人於楚朱

公使長子以千金賂莊子以免

歸罪賜衣

吳祐字季英為膠東相齋夫孫性受贓市衣與父

曰君如此何忍欺促歸罪祐曰觀過知仁使歸其父還以衣賜之

受賂賜錢

皇甫嵩字義真

為冀州牧吏有罪受賂嵩更賜錢懷慙或至自殺

不汝疵瑕

楚文王謂申侯貪而無厭子取

于求不汝疵瑕

自圖進退

薛宣字貢君為馮翊高陵令楊湛罪贓察湛有改節激宣之意乃手自牒書條其贓與湛

令湛自圖進退湛即時解印綬為記謝宣而去謝游恃

名儒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游得書亦解印綬去

敗官為墨

貪以敗官為墨

作法

于貪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何

賄賂公

行慎

侵欲不忌

左傳邾至曰世之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增

通昧謝

唐書王伾王叔文之黨門皆若沸羹而伾尤通天下昧謝

嗜權利

又曰王播再領

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

務蓋藏

又曰韋臯治蜀二十一年以侈橫務蓋藏之故劉闢階之為亂

若市賈

又曰王縉性貪冒縱親戚尼姘招納財賄猥屑相稽若市賈然

不保其貪

又曰李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賊敗石曰石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

素無清譽

宋史宋真

宗嘗論臣下曰李昌齡素無清譽

招賂

唐書竇參為相族子申參所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

招賂漏

販爵

元史曰桑哥既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已而宣敕當由中書桑哥以為言

世祖乃命自今宣敕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名爵為貨而販之網紀大壞人心駭愕

狼籍

唐書裴光

庭等使有司劾宇文融贖狼藉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乃貶斥

破產

又曰盧坦為河

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名坦立堂下曰其家子與惡人遊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

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

政術部

目錄頁白卷三十一

貪官

盜縣官財

又曰張滂謂班宏為度支不一歲家輒鉅億
備馬產第侈擬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

商販部中

宋史夏竦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
僕貿易為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鉅

萬

牟賊聚斂

唐書元載諸子牟
賊聚斂無涯藝

牟利贖貨

宋史葉
祖洽牟

利贖貨與曾布厚
入目為小訓孤

非賄謝不與官

唐書自至德乾元
以來天下戰討啟

巧填委官賞繆索永泰後稍平定而元載
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路綱紀大壞

賂多者得

善州

五代史後唐廢帝立劉延朗等五人並掌機密延
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

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
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

培剋

原

初稅畝

穀梁傳云初稅畝古者
公田什一藉而不稅

多賦斂

說苑云晉
平公好樂

多賦
斂也

田萊多荒

詩楚
茨篇

杼軸其空

詩大
東篇

重賦於民

貢禹

傳云 侵刻小民

王莽傳云

頭會箕斂

漢書頭會箕斂服虔曰吏到其家人

以箕斂之

民飢重斂

賦斂甚數

太公兵法

賦斂

羌胡

後漢馬防兄弟貴盛多收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

收田畝錢

後漢書靈帝紀中平

二年稅天下

責治官錢

靈帝紀云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前漢昭帝贊曰孝昭承孝武奢侈餘

繇役無止時徵

發傾四海

傅元凝

增 勾剝

唐書皇甫縛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勾剝為宰相至雖

市道皆

橫賦 貞元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

厚苞苴

宋史紹興中監察御史顏師魯言比年好進之徒平時

交結權倖一紆郡綬皆招剋以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

以貪 搜市塵

唐書裴延齡嘗奏勾獲乾隱二十萬緡請舍別庫供天子私費至是欲實其言

乃大搜市塵奪所入以獻逮捕匿役迫脅就

痛誅斂

功荒曰 救索弗讐其直名曰和崔弗與之庸

持剋

言

又曰崔寧即崔旰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甚有紀
乃痛誅斂使弟寬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貴深結元載父

子厚誅斂又曰王鉞厚誅峻掎亟斂又曰嚴武鎮

閬里為空峻責租調又曰貞元二十年開輔饑李實為司

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聚斂驟

陞元史曰至元年間右丞盧世榮以利在掎克宋史

出知成都安撫制置使軍儲適闕振奏留對糴米八萬

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在掎克即先告

總計者以譜得蜀帥既而專用羅織掎克其民益思

振腹刻軍賜唐書長慶初張弘靖代劉總為盧龍節

之腹刻賞格宋史川陝宣撫使吳玠言都轉運使李

壽濤曰玠忠在西蜀縱費寧可一以掎克為事元史

覈第移迨他路可耳帝然之

馬立制國用使司專總財賦一以培克為

以錙銖培

事崔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克為功又曰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得幸權要

復

用此輩將何以堪

金史金廷議選戶部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應詔完顏闡山曰民勞至矣

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

暴虐一

原夏王滅德作威

湯誥

商王罪人以族

秦誓

斬艾百姓

害虐烝民

書多方篇

結怨於民

降灾下民

並秦誓

民

不勝痛

漢武故事云

民泣於道

漢書王莽傳云

視民如讐

左傳子西

曰今聞夫差視民如讐

汚吏為虐

春秋感精符

毒痛四海

流毒

下國剝喪元良

並秦誓

殘賊天下

尚書中候云

道路以

政術評

暴虐

目國語云虜王虐國人謗王

海內無聊荀悅漢紀云武帝奢侈

敖虐是作

書益稷篇

敢行暴虐書微子篇

焚炙無罪墨子云殷紂

燒鋸斷

頭左傳

率割夏邑湯誓

劓割夏邑書多方篇

殺季歷竹書紀年

云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醫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

殺管修左傳云楚作亂

殺管修也醢九侯帝王世紀曰九侯入為紂三公云云

炙翼侯帝王世紀云紂

囚箕子史記殷本紀

劓孕婦秦誓曰劓剔孕婦

殺人恐弗勝韓詩

外傳云龍逢諫紂

殺人以興謗左傳

炮烙始於熨斗淮南子槽丘生

於象箸炮烙始於熨斗

銅柱加於斲炭帝王世紀紂為銅柱以膏塗之

用鄩

子於次睢

左傳云宋公使鄩文公用鄩子於次睢之社

用隱太子於岡山

左傳楚子滅蔡云

脯九侯以饗諸侯禮明堂篇紂亂天下云云

酌梅酒

以賜文王

帝王世紀

殺人不忌為賊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云云

慢

令致期謂之賊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秦誓

小大戰戰

懼於非辜

仲虺誥

罔密文峻姦軌不勝

漢景帝紀

天降罪

罟蟲賊內訌

封豨其士獬廌其民

揚雄長楊賦云

爛金為

烙骨肉成泥

桓子新論云紂鬪金為烙溢酒為池骨肉成泥

虐而好劔鑄必

試之

左傳莒庾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湯誓

以虎充市而視

者驚

世紀云紂之為

赭衣半道所謂天賊

微文深詆殺者

甚衆

史記滅宣傳云宣為御史丞

晝夜驗治竟致死事

前漢張敞使捕賊掾

繁舜有所案驗舜以敬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收舜繫獄案事吏晝夜驗治

舜竟致其死事

寧見乳虎無直甯成怒

前漢酷吏傳云甯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

政術部

刑監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暴虐

三

稅肆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
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

流血成川號曰屠伯

王隱晉書云苟晞
為青州刺史云云

蝨賊蝨疾靡有夷屆 罪罟不收

靡有夷瘳 並詩瞻
印篇

棄五帝之德刑推三王之法籍 淮南

子云
夏桀 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秦誓

偶語詩書者棄

市以古非今者族 史記始
皇本紀

增諸王牽連死滅殆盡子

孫嬰裸亦投嶺南 肆斬殺怖天下 縱酷吏為爪吻

宗姓侯王骨骸將相駢頸就鉄血丹狴戶 遣使六

道詢鞠流人 萬國俊一日戮三百餘人劉光業殺者九
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其餘亦不減五百

人希功於上惟恐殺人之
少武后久乃知其寃也 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

之吏鑿空投隙 朝與為密夕與為讎 一罹攝遣與

妻子決

周用仁昌秦用刑亡

唐書周矩諫武后疏

以兵圍十

六宅

韓建劫唐昭宗幸其鎮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盡殺之

以暴虐

殺戮為事

梁太祖

數百人同一坑

梁太祖弒數百人皆遇

害同為一坑

少長以次就戮

唐臣王師範攻梁朱友寧戰死後兵敗降梁授河陽節度

使友寧妻泣謂太祖以讐人猶在朝廷乃遣人就河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然懼少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就戮於坑時人哀之

作燒煮剝剔刀山劒樹之刑

南漢劉鋹作此刑太祖聞之驚駭曰吾當救此

一方

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

宋史北漢劉繼元性殘忍在太原臣下有忤意

必族其家殺傷不可勝紀

草菅勳舊臣

明紀事本末左丞相胡惟庸曰主上草菅勳舊臣何

有我死等耳寧先發乃謀逆

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

又曰胡惟庸之獄

政術部

卷一百三十三

暴虐

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

又曰藍王之獄

清宮三日

又曰燕王即位清宮

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皆誅死惟得罪建文者得留

十族並戮

又曰方孝孺不

顧尤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遂籍十族每逮至輒示考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

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然後詔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妻

鄭氏與諸子皆先經死悉燔削方氏墓

暴虐二

原卧虎

後漢董宣為洛陽令人號卧虎語曰抱鼓不鳴董少平

蒼鷹

人為號郅都為蒼鷹

武健

嚴酷鷹擊毛摯

猜禍

温舒為中尉名猜禍吏任之其爪牙吏皆虎而冠

敷

虐

於百姓

作威

書依威作威倚法以刑

東濕薪

竄成操下如束濕薪

搯

亂杖

魏劉頰為弘農守過無大小亂杖搯之吏掘地求錢每遭大吏報使小吏覆察之

猛於

虎

政苛

烈於火

天吏逸德烈於猛火

去儒吏

朱博所在輒罷去儒吏議曹曰文儒

吏時有諫奏稱說云云博曰太守漢吏當奉三尺法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且歸待堯舜君也

殺婦

人

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造高樓臨道昌行縣彭氏婦人登樓而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見暴

虐

商君法

商鞅立法治秦

戒軟弱

尹賞將死戒子曰為吏正坐殘賊免思功效則

復進用一坐軟弱不勝任則無有起時

驚神速

王温舒為河內具私馬五十匹驛奏事不過二

日得報郡中驚其神速時於旁郡追求賦會

慢經界

孟至温舒歎曰使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密法令

法令嘗密矣然茲愈甚上下相通避也

不戒視

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

不教而殺

重足一迹

人畏

流血數里

嚴延年為河南守冬月屬縣內流血數里河南人號屠伯張敞書戒之答曰莠盛苗穢不

可不除母

地白木杵

刺骨吹毛

增殘摯

政術部

政術部

暴虐

唐書肅宗時京兆尹鄭叔清李齊物坐殘摯罷

昏暴

五代史劉銀為政昏暴民被其毒

以

目語

死中外索息至以目語

上急變

唐書來俊臣引不逞百輩

上急變誣

號大蟲

宋史太宗時歷淮南轉運使

然性慘毒措克嚴峻專

逢乳虎

又曰韓縝以天章閣

曰寧逢乳虎莫逢王汝

性尤酷暴

五代史南漢劉晟殺弟自立性尤酷

猜阻忤忍

唐書令狐彰猜阻忤忍忤者輒死

皆下蠶室

五代史劉銀目

百官為門外人羣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

赤氛冒門

唐書曹華為橫海節度副使時朝廷披鄭為三鎮明年

充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遠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

饗幕甲士於廡酒中令曰天子以鄭人更成有轉徙勞

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於幕環之凡

原深文趙

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氛冒門高丈餘

禹 巧詆張湯 慢虐神人 暴殄天物 報虐以威

殺人以逞 朝令暮具 上慢下暴 滅德作威

以蕩陵德帖白

亡徵

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禮中庸 國家將亡神又降之左傳

夏之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國語注云回祿火神再宿為信聆隧地名 商

之亡也夷羊在於牧野國語注云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 檠弧箕服

實亡周國史記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 楚矢箕服是喪王國珠語幽王

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史周本紀幽王二年 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左傳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鬼哭

山鳴

帝王世紀云殷紂六月雪或雨赤血云云

黃神嘯吟

淮南子云夏桀之時

五

星錯行

世紀云桀時攝提移處五星錯行伊洛水竭

三川皆震

史記周本紀云幽王

二年西周如之

桀失玉鏡

尚書考靈曜云

亡金虎

河圖云金虎喻秦君也

亡玉羊

易緯云泰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也

天奪之監

左傳云魏公敗戎於桑田郭偃

曰號必亡矣

天降時喪

尚書多士

狼而無親

汲冢周書史記解云狼而無親

者亡昔者縣宗之君狼而無親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

狼而

不和

韓非子詳後

秦三七之危

漢武故事

伐智而專事

史記解云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

使曲集以亡

愼諫而好勝

韓非子亡微篇云愼剛而不和愼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

自信者可亡也

太心無悔國亂自多

亡微篇云太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

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

期而不當言而不信

世紀云殷紂

喜淫

不周於法

亡徵篇云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

聽以爵不待參驗

又云聽以爵不待參驗用人為門戶者可亡也

特交援

而簡近鄰

又云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

簡侮大臣

無禮父兄

又云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

親臣進而故

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

又云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

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

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

逆其使

又云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怨思取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

羣臣易慮

又云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易慮者可亡也

臣怒生變

史記解云昔者有巢氏有諫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

而生變有巢以亡以智矯法以私禱公亡微篇云好以智矯

變易號令數淺薄而易見漏洩而無藏又云淺薄而易見漏洩而

無藏不能周密而通怯懼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又

羣君之語者可亡也怯懼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多怨而好兵又云主

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輕戰攻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又云饕貪而無饜近

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又云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

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又云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

此則內外垂內女子用國刑餘用事又云不為人主

外垂者可亡也女子用國刑餘用事又云不為人主

之智用又云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輕其適正

庶子稱衡又云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太子卑而庶

子尊見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又云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

者可亡也嬰兒為君大臣專制又云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

待交者可亡也權專於臣刑專於民史記解云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

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減爵損祿禁罰不行史記

解云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鄒君齒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鄒君以亡

貴臣相妬大臣隆盛亡微篇云貴臣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讐而人

主弗誅者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又云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

輕而臣重命將太重任守太尊又云出軍命將太重

擅命徑為而無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又云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

政術部亡微

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

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

又云官職可以

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

罷露百姓煎靡貨財

又云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

器翫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

增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

必無亡

甲兵亟動徭役不息

子女玉帛是求宮宇

臺榭是飾

外示威重內行險忌

讒邪者進忠正者

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

魏徵疏言隋事

陳勝吳廣不獨起於

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

劉蕡策

藩鎮日橫天子盱食

李石

惡德流布福祚不長

劉栖楚疏

王命不出劔門

黃巢之亂

登樓思歸大內

李茂貞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韓建遣子允請幸華

州昭宗幸其鎮建遂欲制之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其卒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

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

飲道旁

登愁臺

後唐明宗反莊

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

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元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

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

去

趙寶子

天水碧

南唐李煜在位日先是江南民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詢之必對

曰此物屬趙寶子又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

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

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語趙

春

五代史孟昶在蜀序歲除命學士為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末學士辛寅遊撰詞昶以其非工自命筆

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

降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聖節名也

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

臣趨利附下

威柄下移怨讟歸上

左右無輔拂之

士守邊無禦侮之臣

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

民力歲穀不登倉廩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

徽宗時韓

宗武上疏言事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二

政術部十一

田制
本土

屯田
遷徙

戶版
移貫

招戶口
流亡

田制

原杜氏通典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穀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不遷也安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聖人因之設井邑列比閭使察黎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計乃墮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降秦以後阡陌既弊又為隱覈隱覈在

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
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
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
商督刑撓首總算亦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理
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
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買賣由已
是專地也欲無流冗不亦難乎陶唐以前法制簡略不

可得而詳也及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

州冀州厥上唯白壤無塊曰壤厥田惟中中田第五兖州厥土

黑墳色黑而墳起厥田唯中下第六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

下第三徐州厥土赤埴墳曰埴厥田惟上中第二揚州厥土

惟塗泥地泉厥田惟下下第九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

下中第八荊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墟高者壤下者墟墟疎也厥

田惟中上第四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下上第七雍

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

一十萬八千二十頃虞夏殷三代凡千餘載其間定墾

書冊不存無以詳焉周文王在岐今扶風郿岐山縣用平土

之法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故建司馬法六

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

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

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
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疋車百乘此卿大夫
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
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諸
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
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馬萬乘戎卒
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
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
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

者家二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

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

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

使職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

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

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

也園樹果蔬之屬季秋于中為場樊圃為之園宅田者

致仕之家所受士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

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

政術部

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

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

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

歲即與別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

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

人口田二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

淳鹵之地淳盡也澤鹵之田不生穀各以肥磽多少為差磽磽礧謂瘠薄之田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

下上所長也二十以上上所強也勉強勸之令習事孟子曰夫

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

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

也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

三晉韓趙魏三卿今河東道之

地

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

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

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孝公

十二年之制

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

漢孝文時民

近戰國皆多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纖

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遊食者甚衆是天

下之大殘也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詔曰

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

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

蕃多也

爲酒醪以靡穀者多

靡散

也靡讀曰糜

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

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晁錯

復說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

衣之

食讀曰嗣

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

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

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

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

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

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本倉廩充實孝景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郡國或地磽陿無所農桑穀畜或地饒廣薦草莽草稠曰薦草深曰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比見聖

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

春秋之所重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

令母後時宿麥謂苗經冬又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

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

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音粹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

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

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

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

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音工犬能也

反字或作畎

歲代處故曰代田

代易也

古法也后稷始畎田以

二耜為耦

并兩耜而耕

廣尺深尺曰畎長終畎一畎三畎一

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

播布也種謂穀子

苗生葉以上稍耨

隴草

耨鉏也

因墮其土以附苗根

墮謂下之音頽

故其詩曰或耘

或耔黍稷儼儼

音儼儼儼盛貌

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

每耨輒附根比

必察反

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

能讀曰耐

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

為田一井一屋故畎五頃

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畎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畎

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畎古千一百畎則得今五頃也

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

常過畎田畎一斛以上

縵田謂不眠者音莫幹反

善者倍之

善為畎者又過

纒田二斛以上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大農置工

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

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為法意狀民或苦少牛

無以趨澤趨讀曰趣及也澤雨之潤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音晚

犁輓引也史失光姓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庸功也言換功

與庸賃同義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

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墺而緣反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

常居也墺餘也宮墺地謂別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

河墺地廟垣餘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閒而無事因令

於墺地為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田家三

輔公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

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

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

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

有畜積孝宣地節三年詔曰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

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種五穀種

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

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地屬

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

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不

良之吏覆按小罪徵名證按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

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飭之孝成帝

之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

人彌困陽朔四年正月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
家給刑措之本先帝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
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
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
之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主莫不設井田然
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
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兼并之害故
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
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
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
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
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
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
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也須待

遂寢不行孝平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

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

蓋紀漢盛時之數據元始二年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
二千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

六步有奇王莽篡位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

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

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
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於是農桑失業食貨俱
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買賣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
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年餘中郎區博諫曰
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旣衰而人不從秦順人
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
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
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知人愁乃以許賣其
後百姓日以凋弊後漢之初百姓虛耗率土遺黎十
纔一二光武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覆墾田頃畝及

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
下獄死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

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

據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

九十每戶合得田七十畝有奇

荀悅論曰昔文帝詔除人田租且古者

十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

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

稅而人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

暴酷于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

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且夫井田之制

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

立之於衆土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
紛亂制度難行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
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
制度張本不亦宜乎崔寔政論曰聖人分口耕耦地各
相副使人勞逸齊均故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
燕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
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
重遷寧就饑餒無適樂土之慮故民之爲言暝也謂暝
暝無所知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
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

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
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
吏於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
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
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
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
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 晉武帝太始八年司徒
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
巡察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
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

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
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
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
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
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
減五頃以爲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
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
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爲衣食客及佃客量其官品
以爲差降自西晉則有蔭客之制至東晉其數更加詳賦稅宋孝武帝大明初
羊希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

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爇許氣反山封水保

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領而占貧弱者

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利之深弊請

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

律論賊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

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

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

山澤先恒爇力居反種竹木薪果為林仍及陂湖江海

魚梁鱮鱖七由反恒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

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

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賞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莫侯反鄞

三縣墾起湖田

餘姚今會稽郡縣鄞鄞則今餘姚郡地

帝令公卿博議咸

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爲業小人習始旣難勸之未易遠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

徒粗立徐行無晚帝違衆議徙人並成之業 後魏明

元帝永興中頻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勅有司勸課田農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太武帝初為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牛家以牛人力相貿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耜鋤功七畝如是為差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別口數所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孝文太和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肆

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傭於餘年一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竊見州郡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旣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界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力之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

分之士免於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

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

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

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

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歿則還

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

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

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

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

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

政術部 田制

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授

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
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
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
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
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
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
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
富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
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
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解給公田刺史

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

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職分田起於此

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

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

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

幽州寬鄉以處之

秦漢州郡則大魏晉年代久遠改移分析或未易知以此要有解釋近代

制置今多因習則不假繁敘他皆類此

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

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

蠶桑孟冬布田畝蠶桑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

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

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

人無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

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
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
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

麻田如桑田法

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強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巨陌貧無立錫之

地昔漢氏募人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
割酌雖有當年權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
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橫賜
之田魏令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芻秣自
宣武出獵以來始以永賜得聽賣買遷鄰之始濫職衆
多所得公田悉從貨易又天保之代曾遙壓首人田以
充公簿比武平以後橫賜諸貴及外戚佞寵之家亦以
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可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
或請編戶之人不得一釐糾賞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
買匿聽相糾列還以此地賞之至有貧人實非贖長買
匿者苟貪錢貨詐吐壯丁口分以與糾人亦既無田即
便逃走沽賣者沽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錢還也還依令

聽許露田雖復不聽賣買亦無重責貧戶工課
不濟率多貨賣田業至春困急輕致藏走亦有懶惰之
人雖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游三正賣其口田以供
租課比來頻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暫還即
賣所得之地地盡還走雖有還名終不肯佳正由縣聽
其賣估田園故也廣占者依令奴婢請田亦與良人相
似以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獻
書請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
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五以下宅三畝
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 隋文帝令自諸王
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
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
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

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

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
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
田者易田則倍給

寬鄉三易以上者仍依鄉法易給

其永業田親王百

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
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
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
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
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
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
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

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
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
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勲俱應給者唯從多不
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迴受有
贖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
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
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
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
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即買陰陽田充者雖狹鄉亦聽其六品以
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

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
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既解免不盡者其除

隨所降品追

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
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贖追收其因官
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也
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
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縣界內所
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
足者聽於寬鄉遙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
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

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准此即百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

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

頃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

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

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

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在所處給

諸軍上折衝府兵

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師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匹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收田之處疋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庶人

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如

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

賣充住宅邸店碾磴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

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在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爲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

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
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
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
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

縣受

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并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間

親王出蕃者

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
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

增

玉海林勲曰周

制步百為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耳唐之口分人
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惟
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

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
雖裁其半猶可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爲異
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
以來敝法也是以啓兼并之漸 文獻通考水心葉氏
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未嘗得私有之但強者
力多却能兼并衆人之利以爲富弱者無力不能自耕
其所有之田以致轉徙流蕩故先王之政授田官以授
天下之田貧富強弱無以相過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
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爲井井爲疆界
歲用人力修治之溝洫畎澮皆有定數疆界既定人無

緣得占田其間田有弱者游手者不耕却無強民兼并之害至商鞅用秦開阡陌已不復有井田之舊天下之田却簡直易見惟恐人無力以耕之故秦漢之世有豪強兼并之患雖然如此猶不明說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貧者插手不得不得去而爲游手轉而爲末業漢世如董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却又與三代不合光武中興亦只是問天下度田多少至于漢亡三國並立民死於兵革之餘未至繁息天下皆爲曠土當時天下之田旣不在官又亦終不在民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北

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制但末年推行不到頭法度亦是空立唐興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為畝唐却是二倍有餘此一項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下來人數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畝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又一項與成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

給亦與周制不同其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并賣口分
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凶荒上
又振貸救卹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
授田而已而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而既令
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矣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
惟有罪則徙之唐却容遷徙并得自賣口分之田方授
田之初其制已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
而得以私自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爲初立然先
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後世但知貞觀之法執之以爲
據故公田始變爲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蓋緣立賣田之

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既壞至於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
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召賣不容民自籍所謂
私田官執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壞乃是
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
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爲私田之實其後兵
革旣起征斂煩重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
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爲兩稅要知其弊實出於此
玉海曰開元九年以宇文融爲括田使括逃戶及籍
外田時戶版刻隱人去本籍詭脫繇賦豪弱相并融由
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以融爲覆田勸

農使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稱是 文獻通考曰周顯
德五年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旣殫寰海漸寧言
念地征罕臻藝極須議並行均定所冀永適輕重卿受
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致弊
之源明示條章用分寄任乃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
十四人使諸州檢定民租 先是上因覽元稹長慶集

見在同州所上均田表因令製素成圖直考其事以便
觀覽徧賜諸道議均定民租至是乃詔行之 宋史曰

農田之制自五代以兵戰爲務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
使均括諸州民田宋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來命

官分詣諸道均田苛暴失實者輒遣黜申明周顯德三年之命課民種樹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梨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為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為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墁不宜種藝者不責課民伐桑棗為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為首者死從者流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 文獻通考曰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田以定歲租吏緣為姦稅不均適由是百姓失業田多

荒萊乃詔禁止許民闢土州縣無得檢括止以見佃為額
宋史曰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令相見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某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鄉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為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為永業
又獻通考至道元年詔曰近歲以來天災相繼民多轉徙田卒污萊招誘雖勤逋逃未復宜申勸課之旨更示蠲復之恩應州縣曠土並許民請佃為永業仍蠲

三歲租三歲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
悉書於印紙以俟旌賞 宋史曰真宗景德中丁謂等
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官檢戶口田土僞濫
且慮別置官煩擾乃請少卿監爲刺史閣門使以上知
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事及通判並兼勸農事天禧四年
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爲勸農使使臣爲副使凡農
田事悉領焉置局案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
條析勸農之績以爲殿最 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
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即位之初上書者言
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

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時又禁近臣置別業京師及寺觀毋得市田 文獻通考曰景祐時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歐陽修亦言祕書丞孫琳嘗往洺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名田願召二人者三司使亦以爲然且請於亳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

民既而詔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
罷神宗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
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
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以令佐分地計
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壩而辨其色方量
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
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
地符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溝墳墓皆
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
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析生典賣

割移官給契官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旣具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其後必歲稔農隙乃行而縣多山林者或行或不八年詔罷方田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請復行方田從之推行自京西北兩路始大觀四年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此廢業失所其悉加改正如其舊高宗紹興十二年左右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乃以椿年爲兩浙運使專委措置經界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更不增稅額陂塘塍埂之壞

於水者官借錢以修之圖寫墟畝選官按覆令各戶各
鄉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賞罰開諭禁防靡不周盡初
朝廷以淮東西京西湖北四路被邊姑仍其舊又漳汀
泉三州未畢行明年詔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海外土
產瘠薄已免經界其稅額悉如舊又瀘南帥臣馮檝疏
論不便於是瀘涖州長寧軍並免果州廣安軍旣行亦
復罷自餘諸路州縣皆次第有成光宗時知漳州朱
熹奏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圖籍
尚存田稅可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煩公私兩便獨漳汀
泉三州未行細民業去稅存不勝其苦而州縣坐失常

賦日朶月削安可底止臣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行之
詳則足爲一定之法行之略則適滋他日之弊但此法
之行貧民下戶皆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
實所不樂皆善爲辭說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
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今
已仲秋向去農隙只有兩月乞即詔監司州郡施行漳
泉二州被命相度而泉州操兩可之說上令先行於漳
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而南方地煖
農務旣興已非其時熹猶冀嗣歲可行益加講究每謂
經界半年可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向後亦

須五十年未壞合令四縣作四樓以貯簿籍州作一樓以貯四縣圖帳條畫旣備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至有進狀言不便者前詔遂格閱兩月熹請祠去尋命持節湖南猶以經界不行自劾議者惜之 宋

史曰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言廩兵和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餉軍可以免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有旨從其言朝士有異

議者丞相賈似道奏揀楮之策莫切於住造楮住造楮莫切於免和糴免和糴莫切於買踰限田帝曰當一意行之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為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記丞相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其為害者八事疏奏不肖者六郡回買公田起租滿石者償二百貫九斗者償一百八十貫八斗者償一百六十貫七斗者償一百四十貫六斗者償一百二十貫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

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會
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
全以會子六郡騷然民至有本無田而以歸并抑買自
經者分置莊官催租州縣督莊官及時交收運發時有
言公田之害者似道皆罷黜之至德祐元年詔公田最
為民害稔怨十有餘年自今並給田主令率其租戶為
兵而宋祚訖矣續文獻通考曰金之田制量田以營
造尺五尺為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
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與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
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

謀克戶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
凡請射荒地者以最下地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徵之
作已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爲稅七年始徵之自首冒比
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一佃黃河退灘者次年納租

泰和元年用尚書省申明舊制猛安謀克戶每田四十

畝樹桑一畝毀樹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其田多汙

萊人戶缺乏并坐所臨長吏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

言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
之草場專放孳畜又江南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戶無
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爲

靡所不至又貧家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荆楚之域至有僱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富之兼并故也今欲復井田尚恐騷動天下豪富之家宜限田以漸復之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凡巨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官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凡限田之外蔽欺田畝者坐以罪限外之田有佃戶者就令佃戶爲主未嘗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且全免第一年租稅次年減半第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凡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可過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

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六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
頃以下俱以二頃爲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乎民獲
恒產官足養廉如是而行之五十年之後井田可以復
興矣 至元二十八年詔頒農桑雜令每村以五十家
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爲長增至百家別設長一人
不及五十家者與別村合社地遠不能合者聽自立社
專掌教督農民凡種田者立碑撥於田側書某社某人
於上社長以時點視有喪病不能耕種者合衆力助之
一社災病多者兩社均助浚河渠以防旱曠地高者造
水車貧不能造者官給材木田無水者穿井井深不能

得水者聽種區田又每丁課種棗二十本雜果十本土
性不宜者種榆柳等荒閑之地悉以付民每年十月合
州縣官正一員巡視有蝗蝻遺子者設法除之後以勸
農官吏擾民罷其巡行之制止移文勸諭 明太祖既
定天下遂覆實天下土田造成冊籍既而兩浙及蘇州
等府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零星花附於親鄰佃
僕之戶名爲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
縣欺府奸弊百出名爲通天詭寄太祖廉知之遂召國
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分爲幾區區定糧
長四人乃集糧長暨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遂圖其

田之方圓大小次書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爲冊號曰魚鱗冊洪武丁卯冊成進之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爲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四千餘戶二十一年戶部郎中劉元臯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使地不失利民有恒產今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上諭戶部侍

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閒曠之地 嘉靖二十一年給事中夏言疏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覆天下官民田土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土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宣宗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景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

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
淹沒祖宗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又
有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
猶得隨處耕墾以幫取糧差不致坐窮衣食夫何近年
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法度妄
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
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一槩奪爲己有由是公私莊田
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朘月削產業旣入展轉流亡是
豈祖宗列聖立國之法乎

屯田一

原杜氏通典曰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

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調發選之也故吏前為官職者令其領率戰射士於張掖

為屯

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

充國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奏

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

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

石

石百二十斤

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

變且羌虜宜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

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

音告

疊

音門

即金城郡廣武縣

羌

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

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

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

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

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

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理湟音皇陘音夾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

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

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

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

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之上報曰如將軍

之計充國又奏曰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
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
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
其兵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 魏武

旣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

祇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

於許下今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

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

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蓄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

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爲田良水少

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

旁脂反

水四百餘里

置一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
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
田二萬頃淮南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
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
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羊祜爲

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
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

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

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

元凱在荊州

今襄陽郡

修召信臣遺蹟

名信臣所作鉗盧陂六門堰並今南陽郡

穰縣界時為荆州所統激用澧音黃洧音育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

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

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

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

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揚口在今江陵縣界巴陵即今郡內瀉長江

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郡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

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

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

各自佃即以為廩大興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

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

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間者
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
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
如魏氏故事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
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穆帝升平初荀

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

今臨淮
鄆縣

屯田於東陽之石鼈

亦在

今臨淮
郡界也

公私利之

齊高帝勅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

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
食晉開汝潁而河沛委儲卿宜勉之 後魏文帝大統

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

州郡尸十分之一爲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爲害也 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

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

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華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

今范陽郡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

范陽縣界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

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

營屯田置都子使統之一子使掌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

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五

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

頃爲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

依承前封疆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

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

取勲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簡堪者

充之

後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人獲其利

 文獻

通考曰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
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
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
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使償所負粟二歲大
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
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
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餘萬石省度
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
人五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
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

上地民間苦之 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

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
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

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宋淳化四

年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

旣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爲

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

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

塘引水旣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私必大獲其利詔

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

田使懋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
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
漑初年種稻直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
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
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甚衆武臣習攻戰亦恥於
營葺旣種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議者乃息
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矣 度支判官陳堯叟等
上言臣等每於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因
地之利建用水之法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潁蔡
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稽古通明

之士爲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
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一夫給牛一頭治田五
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
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
屯可得三百萬斛行之二三年必可至倉廩充實省江
淮漕運傅子曰陸田命縣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
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
可盡也太宗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皇甫選光祿寺丞
何亮乘傳往諸州按視經度事卒不行 咸平中陝西
轉運使劉綜亦言宜於古原州建鎮戍軍置屯田今本

軍一歲給芻糧四十餘萬石束約費茶鹽五十餘萬儻
更令遠民輸送其費益多請於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
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於軍城
前後及北至木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
來則戰就命知軍爲屯田制置使自擇使臣充四砦監
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從之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有

田三百六十七頃得穀三萬五千四百六十八石

屯田因兵

屯得名則固以兵耕營田募民耕之而分里築室以居
其人略如晁錯田塞之制故以營名其實用民而非兵
也國初惟河北屯田有兵若江浙間名屯田者皆因五
代舊名非實有屯也祥符九年李允則奏改保州定州
營田務爲屯田務則募兵以供其役熙寧取屯田務罷
之則又收務兵各隸其州以爲廂軍則屯營固異制矣

然咸平中營田襄州既而又取鄰州兵用之則非單出民力熙豐間屯營都在邊州土曠人少則不復更限兵民於是屯田營田實同名異初營田皆置務何承矩建議於河北

歐陽修募弓箭手於河東陳恕韓知古招置營田於河東北范仲淹大興屯田於陝西耿望置屯田襄州章惇初築沅州亦爲屯田務正以極邊多不耕之地並邊多流徙之餘因地之利課以耕耘贍師旅而省轉輸此所以爲扈邊實塞之要務足國定民之至計也然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咸平中襄州營田既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熙豐中邊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

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然前後施行或以侵占民田爲擾或以差借耨夫爲擾或以諸郡括牛爲擾或以兵民雜耕爲擾又或以諸路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爲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矣然弓箭手之招至者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且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卒莫之行

熙寧九年
鄭民憲疏

紹興元年

知荆南府解潛奏辟宗綱樊賓措置屯田詔除宗綱充

荆南府公安軍鎮撫使司措置五州營田官樊賓副之
渡江後營田蓋始於此其後荊州軍食仰給省縣官之
半焉 隆興元年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荆襄屯田之
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
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已熟田
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其強壯占百姓之田以
爲官田奪民熟之穀以爲官穀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
朝罷之誠是也臣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荆襄
之田尚有可承之規與其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就耕
實爲兩便詔除見耕種人依舊外餘令虞允文同王珣

疾速措置

續文獻通考曰元初用兵征討遇堅城大

敵則必屯田以守之海內旣一於是內而各衛外而行
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大抵
芍陂洪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不減於舊和
林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而肇爲之至於雲南八
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則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
之由是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 憲宗時
忽必烈置經略司於汴分兵屯田敵至則戰退則耕西
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 世祖至元十七年
又立營田提舉司二十五年江淮行省言兩淮土曠民

寡兼并之家皆不輸稅又管內七十餘城止屯田兩所
宜增置淮東西兩道勸農營田司督使耕之制曰可

烏古孫澤在廣西時徼外蠻數為寇澤循行並徼得院
塞處布畫遠邇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十屯列
營堡以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塢以節瀦洩得稻田若干
畝歲收粟若干石為軍儲邊民賴之御史臺奏澤為將
計萬全如趙充國可屬大任 明初兵荒之後民無定
居耕稼盡廢糧餉匱乏初命諸衛分軍於龍江等處及
邊境荒田撥軍屯種歲收子粒為官軍俸糧自是立法
漸密徧於天下每軍種田五十畝為一分或有多寡不

等者大率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其耕種器具牛隻皆給於官 洪武六年太僕寺丞梁埜仙帖木

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

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

可使軍民足食從之

按軍國之事備邊為急備食之務兵食為先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

之要道而通商中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也
洪永間純任此法所以邊關富強不煩轉運而蠲租之
詔無歲無之後來田鹽法漸非
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 宣德五年遣吏部郎

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琰禮部員外

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請於濟寧以北衛

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
國用上命戶兵二部議至是尚書郭資張本等言於緣
河屯田實為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
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冊令官給以
牛并農器如此則軍民樂於用力上從之遂遣新等經
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於人言事竟不行

按黃福之

言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雖江南之秬稻亦可種也山東
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濬涇渭
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抗稻矣奈何經畫疆里既無
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
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常轉輸二十石趙
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生困

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踰雲州極於中
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効也今三邊
之地固在而人以
為不可行者何哉

正德四年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

兩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課邊儲遂大匱乏議者以

為國初屯田修備故軍食自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

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御史胡汝礪等往各

邊丈量屯田以清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於

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使寧夏比

較屯糧尤嚴刑及軍官妻子人心憤怒指揮何錦等遂

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為名瑾禍始於此矣

按鹽法舊令商

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佃種邊地不致荒蕪鹽課有資屯糧自辦苟不復鹽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

政術部

開鑿寶函卷三十三

屯田

四

仍無從出適授貧軍以釀亂耳又按漢之屯田止於
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
實效惟明人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迹則衛所有
間地即分軍以立屯非若歷代於軍伍之外分兵置司
者也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
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項內地極安如浙江者亦
有二千二百七十餘項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
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於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
所者又豈足
以此之哉

屯田二

原

激河

雜渭

白帖僕射虞詡上疏曰雍州厥田惟上
沃野千里穀稼殷積書奏帝乃復三郡

激河復渠為屯田省內郡計歲一億計諸葛亮出渭
南每以糧少不得展志於是屯武功五丈原分兵屯田

耕者雜於渭濱塞羗路列夾河為害先世所患其
人各安堵也

大小榆土地肥美又有西海魚鹽之利設屯田隔絕羌
胡交關之路以遏絕狂狡窺欲之源殖穀畜邊省委輸

荒所收必厚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德
宗曰善即命行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除租牛課

前世屯田皆在邊城使戍兵佃之唐末中
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

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十萬
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
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會張凝上便宜請
罷營田務乃勅罷之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
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

都子使

文獻通考後魏河清三年詔
沿邊城守堪耕食者營屯田

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

紅牌例

續文獻通
考明永樂

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中令各處衛所凡屯軍一百以上委百戶一員提督之

又有紅牌一面等例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漕細糧子粒

則司於
戶部

戶版一

原脫卒

流民

白帖曰漢武欲作通天臺未有人王溫
舒為中尉覆脫卒得數百人作之上拜

少府注隱漏未為卒也景帝報石慶書曰流民愈多計文不改注郡上計文書不改也定先貫

隱新附戶令先有兩貫者從邊一州為定次從關內

軍府州從先貫為定又復從軍府州定即俱是邊州關內俱

故下棄之宜弘大天子以問宣帝帝曰賊以密網束下

網則自然安樂也絕戶令占租律戶令諸身喪戶

客女部曲資財店宅並令近親將營葬事及功德外餘

並還女如無女者均入近親官為檢校亡人在日有遺

囑處分處分明者不用此律昭帝紀令人得以律占

租占不以實家長不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

物及賈錢縣官也占謂自隱度其實定二十始俸

其辭也武帝時多律外取今始復舊二十始俸

十八得析景帝詔男子二十始傳始復古制戶令

得析其年十七已下命繼者俱於本生籍內注云年

十八然後聽即所繼處有母在者雖小亦聽析出

增料民算賦文獻通考仲山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

之役乃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侯霸海上置
東西屯田五部列屯夾河其功垂成羗叛乃罷

軍食 **集流離** 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

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一縑糶數十
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在涼州五年令行禁止牛羊

被野路不拾遺宋理宗時孟珙為四川安撫使釐蜀
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

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遂大興
屯田令流民於江上七十里內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

守江於邊城三五十里內亦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
城在若者則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若田在官者免其

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歸 **築高垣** **耕廢壤** 山
其主俟三年事定則各還元業

肆考唐楊元卿為涇原節度使墾屯田五十頃屯築高
垣牢鍵閉寇至耕者保垣以守涇人德之宋韓琦知

并州以為國初滿美鎮河東患寇剽掠令民內徙于是
忻代寧化火山之北多廢壤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

南則募弓箭手居之 **墾荒田** 九千六百頃

屯田三

原秦耕 白帖秦務耕戰 **楚耕** 楚園宋築 **得十二便** 漢擊先

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敵秦曰羗易以計破屯田得十二便用兵失十二利內無勞費之損外有

守禦之備上報 **三十六部** 金城長史上官鴻上聞置

曰聽將軍計也 **漢武募屯田** 漢武募農民田於都內 **韓浩急田租**

魏祖與諸將會議諸將以方今之急務在盡敵浩獨曰方今宜急田租魏祖善之乃大興田以足其軍用

增染繒易牛 對曰經費不充未暇議復府兵也德宗曰

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誠能用臣之言可以居原蘭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而府兵亦成今吐蕃久居原蘭

之間以牛運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絲纈因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

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關中上沃而久

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至幽王乃廢滅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

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九等五比山堂肆考唐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

之戶量其貲產定為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然後注籍而申之於省每定戶以仲年造籍以季年

州縣之籍常留五比省籍留九比仲脫漏詐注文年謂子午卯酉季年謂丑辰未戌

通考脫漏戶口隋大業時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閱民陳

郊祀藏後湖續文獻通考洪武制凡行郊祀禮以天

洪武十四年始議編立黃冊十年一造總解至南京戶部入後湖藏之

戶版二

原為版 周禮宮正掌官中官府次舍比要小司徒掌

頒比法於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及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政術部

戶版

戶版

日

注云大比更閱天下民數及財物
今八月案比是也此要其簿書也

白徒

白籍

籍之
辟名
虛張文簿
而事不實

大戶

圖籍盡收

沛公入秦
蕭何盡收

丞相府圖

川澤不書

高帝詔人或相襲聚川
澤不書名數數謂戶籍

書數

於版

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書於版
其國中都鄙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登

上也下

獻數於王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
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

於王王拜而受

發未傳詣軍

請何發關中未傳者詣
軍古者二十而傳一歲

為衛士一歲為材官習御射馳騎戰陳而
役五十六而老傳謂著名籍公徭役者也

發游戶益

兵不稅

諸葛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少平居調戶則
語鎮而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目錄

以益眾

掌羣臣之版

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
其損益之數以周知邦國都家

之數

稽夫家之數

周禮稽夫家眾寡
之數注夫家男女

周官生齒之

徒

生齒者男八月女七月而生而備體也

漢法隱口之罰

以我抵欺之罪

聽閭里以版圖

治其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

損戶數

以保障

尹鐸為晉陽損其戶數以保障

增天運遞盛

山堂肆考曰三代以上天運主

於西北故戶口莫盛於西北舜禹分天下為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為九州

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居其二三代以下天運主於東南故戶口莫盛于東南西漢元始當天下十之一

東漢建安當天下十之二西晉太康當天下十之三唐開元當天下十之四宋元豐當天下十之五

耗相反

文獻通考曰漢以後以戶口定賦故雖極盛之時而鄰國所上戶口版籍終不能及三代兩漢

之數蓋以避賦重之故遞相隱漏且疑天寶以上戶不應不課者居三分之一有奇至肅宗乾元戶數則不課

者反居其大半然則豈足憑乎續文獻通考曰明之戶口登耗如洪武十四年天下承元之亂殺慘流竄不

減隋氏之末而戶尚有一千六十五萬口五千九百餘萬其後休養生息者二十餘年至三十五年而戶減二

政術部

戶版

萬七千有奇口減三百五十七萬有奇如此等類有宜增而反減未久而忽增者然則有司之造冊與部科之

稽查皆僅兒戲耳十得六七又曰遼道宗咸雍時朝廷遣使

支判官會檢括戶口未三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戶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繳之弊

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少為戶數又曰元憲宗時

謝曰君慮遠吾不及也黃冊又曰明制

敢隱實者誅籍其家董文炳為蒸城令使黃冊又曰

民聚而為居少為戶數由是賦斂大減黃冊又曰

戶口每歲取勘明白分詔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數由州縣上報布政司達部仍每十年行令有司攢造黃冊

之上戶帖又詔本部籍天下戶口及置戶帖各書戶之籍藏於部記籍藏於部帖給於民原空簿地圖版籍天府稽其阜蕃

辦其減耗俾食毛之人登先齒之版漢朝倉卒猶或先收聖代升平寧容後造善判云增民之

大紀 國之治端 鈎檢戶籍 差量徭賦 恭儉有

節則戶口充羨 賦斂無度則版籍衰減玉海

招戶口一

原 襁負 冗食 卓茂為太守旬月間襁負至者千餘人 成帝詔避水他郡者所在冗食之注

冗食者散廩 食使生活 **增** 增戶數萬 免調六年 玉海曰唐崔 山堂肆考曰

史增戶數萬詔進五階以寵異之 宇文融為勸農使奏令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 高

頰歸浮客 李嶠察流散 文獻通考曰隋高穎韻流冗 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

各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為編

秦公止桑輕減之征浮客悉自歸於編戶隋代戶口之 咸山此浮客謂避公稅依強豪作何家也 又曰唐李

平恩德以撫之施權衡 得戶八十餘萬 招附七十

政術部 制限以一之 招戶口

餘村

玉海曰開元九年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裴寬等

八十餘萬又曰遼聖宗統和元年耶律善補招宋邊七十餘村來附詔撫存之

招戶口二

原勞來

詩序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旋定安集之

懷撫

晉劉琨字越石為并州士

人奔迸多歸琨琨善於懷撫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也

聽新忙禮

旅師凡新賦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美惡為等注治謂有所求乞也七人以上受上地六口受中地五口

受下地適樂郊

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

欲入關

成帝詔流民欲入關者輒籍納

注云錄其籍名而納之

令還鄉

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鄰國有歸州者寔輒訓諭發遣各令還

封檄遣之

後漢鄧太后詔有捐棄其居窮困道路若欲歸所在為封檄以發遣之

市牛給之

魏衛顛字伯儒請置使監賣鹽得利市犁牛若有歸民以給之

侯徙期不

從政

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暮不從政

民還且勿算事

宣帝詔流民還歸者輒假

公曰貸租且勿算

自占八萬餘口

宣帝詔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

萬餘口

徙居二萬餘口

童恢為不期令流民

增

限招誘

續文獻通考金大定中詔流民未復業者增限招誘

招集復業

又曰元

十年崔彥言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口乞特降詔旨

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產其徙江南不還者與本土之人一例差徭庶幾流亡自歸詔下廷臣

議行

安撫回籍

又曰明憲宗成化元年令流民願歸之

衛有司每口給口糧三升其原籍無房屋者有司設法起蓋草房四間仍不分男婦每大口給口糧三斗小口

業田給與耕種優免糧差五年給帖執照蠲恤復業又曰嘉靖詔書流民有復業者除免三年糧役不得

業又曰嘉靖詔書流民有復業者除免三年糧役不得

政術部

招戶口本土

後如果成熟
量納輕糧

本土一

原鍾儀楚奏

莊舄越吟

鍾儀因於晉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士變曰南冠而縶者

楚囚也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舊舊俗也莊舄在楚而作越吟

秦聲

魯適

陳軫曰莊舄越吟臣豈無秦聲乎夫子曰吾舍魯何適矣

將軍步

小人懷

凌

字公績為偏將軍過本縣步入其中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益隆也

小人懷土重遷

馮翊告歸

入里必式

望里而步

禮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府

位尊不宜自輕湛曰里下公門孔子於鄉黨

劉虞決

訟高鳳解鬪

劉虞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恤等齊有無鄉曲宗之有辨訟從虞決

之以情理論判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鬪鳳往解之

之爭者感之
收兵謝罪

桑梓必敬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蓬籜知歸

增

下車

建節

說苑常樞謂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鄉而耶樞曰嘻是

也

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

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為之寵

鄭公鄉

高陽里

孔融深敬鄭元告高密縣為元特立一鄉曰

荀淑舊里名西豪潁陰令以昔高

陽氏有才子八人
改其里曰高陽里

本土二

原買臣還

朱買臣衣錦還鄉

疏廣歸

疏廣字仲翁告老歸鄉里日令其家其設酒食

請族人故舊賓客
老人相與娛樂

樂所自生

禮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狐死正丘首

仁也
美非吾土

王粲登樓賦云雖信美而非吾土予曾不可以少留

父母之邦

柳下惠曰何必
去父母之邦

君子之操

鍾儀詳本土一

王烈以義行稱

政術部

詞盤頁的卷一百三十一

本土

鄉里

王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直將質之於

使王彥

孟嘉以禮讓化鄉里

蔡衍字孟嘉以禮讓化

方知之

增 祀枌榆

漢高祖微時祭枌榆之社及

者皆無怨

思尊鱸

張翰字季鷹齊王問辟為掾問時執

命駕歸

鄉思轉深

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篠下

奮

懷舊都

柳子厚書云河東吾土也其間有大河條

城

社里問

列子云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

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

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隴曰此若先人之冢哭不自禁

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悲心更微 廉泉讓水年漢

中人嘗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曰御鄉中有

此水否對曰臣漢中惟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足以表

名

不名自來

周書大聚云天若欲來天下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若冬日之陽夏日之

陰不自來而

維持其民

中論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

原舊

貫

故鄉

地著

土風

編戶之氓

出鄉之節

遷徙一

原五遷

三徙

孟庚五遷人吝背怨孟母三徙擇其善鄰

附邊

遷甯

戶部格非沿邊州及側戶十里內軍府百姓欲於沿邊

州府附戶居住並聽與本管計會具申所由司准丁授

田給復十年有事於本州防禦不須差外征鎮

自此為格程鄭山東遷甯也治鑄富埒卓氏驚走

從授魏祖徙淮南人田疇諫不從十餘萬驚走於吳

徙郊或自郊徙國皆從而無征

村所處之吏明無惡罪

帝詔坐法當徙

勿徙當傳勿傳

政術部

充新秦

留長安

漢武徙貧民於關西及充朔方以南

無征

勿徙

凡新氓無征

遷徙

新秦始皇遣蒙恬却匈奴於河南造陽北千里甚好為築城郭徙民充之為名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為新秦漢辛慶忌執道人為將五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傑實京武帝徙天下姦猾吏人於邊主父偃曰茂陵初成可徙天下姦傑內實京師外銷彙猾上從

增金徙四州民於瀋州元徙襄陽民於河北文獻

通考天會元年徙遼州來隰四州之民於瀋州世祖至元十二年徙襄陽新民七百戶於河北信

美非好如登玉粢之樓寧食興謠猶思建業之水

義有涉漆之興業在揚水之章唐判語

遷徙二

原不安禮不安其土乃遷乃遷徙樂土爰適樂土樂郊適彼

樂郊又適聽徙寬大景帝詔郡國或饒脛無所農桑彼樂國轂畜或地饒廣薦草苾水泉利

而不得徒其議民欲徒寬大地
者聽之注數古繫字謂放牧也
募徙廣饒公卿言郡國被災害

貧民無產業者
募徙賜田宅平帝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資給食至所賜

田宅什物器械
他徙給田器章帝時歲不登募貧人無田欲徙他界所至給

與犁牛種食
旌節以行之若徙於他

歲除算三年後欲遷鄉亦聽
園土以內之若無授無節

者也受之者有節乃達
離鄉去里秋蓬之轉去

節則納於餼而問之
國之總越鄉懷土既不仍於舊貫宜獲庇於

新白罔協厥居越在他邑素非地著身

同梗泛

移貫

政術部
卷一百三十一
遷徙移貫

原 徙名數

恥關外

漢元帝徵孔霸為師號哀成君徙名數於長安漢楊僕恥為關外

之人詬為徙

邊人內移

近親附貫

明後漢張與字然

為護匈奴中郎願徙屬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

英特聽之戶令落蕃人得還許於近親附貫也

事文類聚曰荀或以董

卓之亂棄官歸謂父老

增 避地移宗族

居洛為鄉人

卓之亂棄官歸謂父老

曰穎川為兵衝宜亟去之鄉人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

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從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又

曰司馬溫公判南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與郟康

躬耕南陽思歸穎上又曰諸葛亮瑯琊人避亂耕南

陵人中年乃欲居穎其思穎詩序南京以後詩十餘篇

皆思穎之作又序云今年六十四免并得蔡蔡穎連疆

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附之後

公薨而四子皆為穎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

讀二序

為歎息

流亡

原 不根著

流民不根著

不可久

禮喪亦不可久也

流民逾多

流民

逾多而計文不改詳戶版

游民且懼

禮曰游民且懼奔逃

椎冰而亡

魏祖人

推冰時渠水凍使民推以通船道人憚役而亡

盡室而行

帖白

增 無籍

文獻通考

曰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

加配

又曰唐武宗會昌中制口百姓

輸納不辦多有逃移長吏懼在官之時破失入戶祇於見在戶中分外攤配每年加配流亡轉多

竄未免

又曰宋孝武大明中王敬弘上言至今逃竄未免胎孕不育

人戶流離

又曰

爾朱之亂政移臣下分為東西戰爭不息人戶流離官司文簿散棄

飛走莫制

又曰通典理道

垂方版圖號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

率棄田廬

續文獻通考曰金宣宗立而南遷死徙之餘所

在為虐戶口日耗賦斂煩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田廬相繼亡去

荆襄撫治

又曰

英宗天順間添設湖廣參議於荆襄漢陽

南陽撫治

撫治流民憲宗又添陝西副使於漢中

原勞疲徙轉好亡惡定

震蕩播

越參政於南陽

離邊爾

逋蕩

鼠竄

人亡

蕩析

流冗

帖白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二